

紅粉飄零

奧尼爾著 王思會譯



獨立出版社印行

立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紅粉飄零

▲白報紙本定價三元五角橫▼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王思曾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中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連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第一
部

劇中人

馬查理

黎亨利教授

黎妮娜——教授的女兒

戴愛蒙

艾珊

艾太太——艾母。

艾高敦

安黛琳

劇中人

景

第一部

第一幕：新英格蘭某一個有大學的小城，黎教授家的書房——夏末的一個午後。

第二幕：同上。次年秋天。夜間。

第三幕：紐約州北部艾珊家的餐室。次年暮春。早晨。

第四幕：倫敦與一二幕同。同年的秋天。黃昏。

第五幕：艾珊在紐約近郊海濱所租小屋中的會客室。次年四月。早晨。

第二部

第六幕：同前。一年多以後。黃昏。

第七幕：公園路艾珊家的會客室。約十一年以後。正午剛過。

第八幕：泊在池吉齒賽船終點附近的艾珊的遊艇後艙面的斷面。十年以後。

紅粉飄零

下午。

第九幕：長片艾珊尼的曬台。數月以後。黃昏。

第一幕

景：新寧將滿其一個有大學的小城。想我搜索的書房。書房位於整所住宅的前部，窗前是一片狹長的草地，草地前面，便是寬闊的住宅區的海道。書房並不高大。傢俱是新英格蘭的舊式傢俱，想必主人的嗜好如此。四壁圍以玻璃的書架，高度與天花板相齊。架上排滿了書籍，大部分為希臘文及拉丁文的文學名著，其中不乏古本線裝，以次為法德意三種文字的文學名著，及古代英國作家的著作，當時的寫法仍然像P的樣子，稍後的著作寥寥無幾，其中最近代的大約要排沙克萊了。屋內的空氣表現一種高尚的閒情，這屋子顯然是精心營造的一個安身之處，從現實裏逃避出來的人住在這裏，並沒有過去的文化來保護他，讓他可以自命不凡的，矜憐的，甚至很開心的，很安全的，活着一段距離觀察現代。

室內有一張大小適中的桌子，一把沉重的兩手椅，一把搖椅，一張鋪着墊子的舊裝架。桌子在圓手椅的右旁，圓椅左，搖椅在正中，條凳在右方。

舞台後方，右面牆上的一扇門，便是入口。

八月某日的黃昏時候，樹影裏的陽光又清涼又朦朧，把室內充滿了恬適的線條。

右方座米友僕——一個中年婦女——的聲音，口氣又熟諳又恭敬，拉着瑪查理人。他是一個細長身材的男子，年紀三十五歲，服裝非常講究，分明是在英格蘭錢型的，他的外表，很像一個英國

化的新英格蘭紳士。他的臉頰長，鼻子又高又窄，前額寬廣，兩隻眼睛又藍又深，顯然是個夢幻的自我分析者，一對善於說俏皮話的薄嘴唇，帶着些兒憂鬱。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女人性格，但不論在外表上即行動上都不明顯。他的態度又冷靜又安詳。他談話又精密又小心，好像在他自己談話一樣。他的手長而瘦削，肌肉不發達，所以兩肩下垂，他從來不觀看運動，一向被人認為身體柔弱。他的性格安祥可愛，隨和而又虛心的和你親善，他喜歡聽別人說話，更喜同情別人，喜歡別人，也被別人歡喜。

馬查理

（恰恰站在門內，又高又瘦的身子倚着背後的書 向女僕點頭還禮，和藹地微笑着。）
我就在這兒等着吧，馬麗。

（他目送了幾一會兒，回過頭來慢慢地把室內凝視了一周，十分賞識他所熟知的書中的旨趣。他親切地笑着，快樂地拉着長聲朗誦。）
好一個神聖的地方！

（他的聲音又理調又好倚着心扉，眼睛懶懶地遊蕩着他曠忽的思想。）

◇ 這教授的書房真其盡美盡善！……

（微笑。）

◇ 純粹古典派……新英格蘭人，配合上古論文！……

（於此處讀書。）

◆這些年來，他沒有添置一本書……我初次到這兒來是幾歲……六歲……同我父親……父親……他的臉變得那麼陰沉……他在臨死前的一刹那，想要和我說話……那醫院……涼沁沁的過道裏，一股子愛多芳的氣味……大熱的夏天……我躺下身子去……他的聲音弱極了……我聽不明白……有哪個做兒子的，能夠聽得明白呢？……永遠是太近，太快，太遠，太遲了！……

（他愁容滿面，想起父親死時，他年方弱冠，那種悲痛昏迷的情形。他搖了搖頭，驅散了這些思想，竭力鎮靜着在室內徘徊。）

◆在這樣溫柔的一個黃昏裏，回想這些事情……我在這可愛的古城裏，已經住了三個月……我不再到歐洲去了……在那裏一行也寫不出來……那許多人究竟爲甚麼死的，爲甚麼殘廢的，這個嚴重的問題，我怎麼回答得出來？……我實在回答不出來！……

（他嘆了一口氣——嘲笑他自己的。）

◆可憐回到這兒來……溫柔的發問題，是生命的插曲……在這昏昏的城裏……多少漂亮人物，思前想後的，每天下午走動着……把他們的習慣，親切的記載下來……藉此可以搬弄好聽的詞藻……我的幾部小說……絲毫也不做大……

（接着自己安慰自己。）

◆可是顯然也有讀者愛好它們……而且我能夠寫……比目前這些專門描寫性愛的小

說家們還能寫！……明天我必得動筆了……將來我還要把這教授寫在小說裏……還有他的太太……她已經死去六年了，誰能相信……他太太有多麼活潑……可憐的教授，現在是妮娜來管着他了……可是這又不同……從她在懷抱裏的時候起，她一向也就管着我……她現在已經長大了……懂得我也懂得死……高敦在飛機裏燒死了……就在停戰的前兩天……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那運動家的身體……她的情人……變成了一堆燒焦的骨頭，在那歪斜的鋼架子裏……莫怪她急病了……母親說她近來變得復古怪……母親見我關心她，還是很嫉妒……為甚麼我從來沒有愛上妮娜？……我會不會？……那樣……時常抱她在我膝蓋上跳舞……放她坐在我的大腿上……就是現在她從來不去想那些了……有時她的頭髮和皮膚的香味……好像是夢一般的香料……夢一般的……討厭的就是這個……過去的種種，都是一場夢……我的性生活竟是一番空想！……

（痛苦的笑。）

◇為甚麼？……哦，愈想愈不着邊際……這可惡的性慾……現在我們這麼懦弱，誰敢公開攻擊荒淫的事情……都是說大話……好比一般太監，誇耀他們的陽物……現了他們的原形……他個騙誰？……連他們自己都騙不過！……

（臉上忽然充滿了痛苦與厭惡。）

◇ 呸！……永遠記着這個！……我爲甚麼總忘不下？……就像昨天一樣清楚，真讓我受不了……先修班……復活節……包肥潔和富捷克……那下等窩子……一塊錢！……我當初爲甚麼去呢？……捷克，死了的那個賭鬼……我當初多麼羨慕他！……害怕他嘲笑我……他指着那箇意大利姑娘……『你玩她！……他激我……我小過去……嚇了我一大跳……她簡直是一口豬！……臉上一團邪氣，塗了大塊的胭脂和粉……又陰沉又傲慢……圓圓的身子……短短的腿和蠢蠢的腳踝……那顏里的貧窮……上頭上腦地作什麼？你去上啊，小伙子！……小伙子！……我那時還只是一個小伙子！……十六歲……就嘗試成人的事情……再也不好意思見捷克，除非……傻瓜！……我滿可以向他扯謊！……可是我很老實，以爲那個淫婦一定會覺得受了侮辱，如果我……哦，傻孩子！……我回到旅館裏，一直等到他們睡熟……於是哭了……想起了母親……覺得我污辱了她……和我自己……永遠！……

（苦痛地嘲笑）

◇ 『青春的愛情的夢好不甜蜜，人生中没有東西可與相比……甚麼？……』

（不耐煩地跳了一下。）

◇ 爲什麼我心裏總想着這箇？……太傻了……實在是什麼要緊……像我那樣歲數的少年，誰也免不了這種事情……

（他聽見有人從右方急忙走來，便轉過身去看。見教授人，臉上帶着不安的氣氛，那精力顯出快樂的表態。他身材細小，年紀五十五歲，髮灰色，禿頂。臉上各部雖然顯得太小，太細弱，却有一種沈思的神情，與可以諷刺的氣息。他性情懦弱，他的防禦，便是在課室裏那種目空一切的態度。遇到關於日常利害的事情，他的觀念就變得偏狹，這種天性加強了他的防禦（雖然他在瞭解希臘與羅馬帝國的風俗道德一方面，態度最自由——甚至於最激烈的！）然而他在教室裏的這種鎮定，他却不能帶到教室以外。他態度裏有一種難以使人相信的成分，使得多數聽衆——特別是教授本人——不知怎的受害。幸虧馬查理是他的老學生，而且從巧便認識，所以他對馬查理還很自然。）

馬查理

（他出去——非常高興。）

我回來了，先生！

黎教授！

（一面和他握手，一面拍拍肩膀，揮着熱誠。）

我看見你非常高興，查理！我想不到，我們真想不到你回來的這樣快！

（他坐在桌子左首的椅子上，馬查理坐在橫椅上。）

（眼睛睜開了馬查理片刻，想對於自己有好處，臉上充滿了放心的神氣。）

◇運氣不錯，他每一次回來……總能使妮娜平靜的……

馬查理

我連作夢也沒想回來的這樣快。可是先生，歐洲這陣死的人太多了，他們都不敢把人數發表呢。

黎教授

（臉色陰沉起來。）

對了，自從開戰以來，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完全變了，我想你也看得出來。

（憤恨地想。）

◇這場大戰……高教！……

馬查理

歐洲已經「西化了」——

（想入非非地微笑。）

我們希望它是學美國吧！

（蹙額地。）

我真受不了。在那兒，死人的家屬給死人守屍的，已經有幾百萬了——

（就事論事地。）

我也是在浪費我的時間。我一行也寫不出來。

（歎氣地。）

可是妮娜在什麼地方？我必得要見她！

第一幕

黎教授

她立刻就來。她說她要把一件事情想好——你會覺得妮娜變了，查理，大大地變了！

（嘆息——又想，像是慚愧驚愕的樣子。）

◇早飯時候她開口就說……「我夢見高教了」……就彷彿她要挖苦我……多麼荒謬！

……她的眼睛一閃閃的！……

（忽然忿憤地漏出了一句。）

她夢見了高教。

馬查理

（驚異地望著他，覺得開心。）

我看那不能就說是變了吧？

黎教授

（想，沒有理會他的話。）

◇不過我必得時常記在心上，她不比從前了……她現在生病……

馬查理

（想。）

◇接到高教死訊的那箇早晨……她的臉色像土一樣……失去了美麗……多麼美麗的

臉，也禁不起悲傷……後來煩惱……

（關切地。）

你說她變了究竟是什麼意思，先生？到我臨走的時候，她似乎已經不那樣昏迷的怕人了。

黎教授

（緩緩地細心地。）

對了，今年夏天，她常常打高爾夫球，打網球，和朋友們坐車兜風，跳舞也跳得很起勁兒。吃起東西來，簡直是大口的吞。

（受驚地頓。）

◇早飯……「夢見高敦了」……她眼睛裏的神氣，多麼恨我！……

馬查理

你這樣說，可是好極了！我臨走的時候，她誰都不肯見，什麼地方也不肯去。

（悵惘地想。）

◇從那間屋子走到那間屋子……身子那樣瘦，臉色蒼白……眼睛沒有一點神采！……

黎教授

唉，她現在變得恰恰相反了！什麼人都見——傻瓜，笨蛋，——就好像她不識好歹，

不願意分箇好歹一樣。她說話總是沒有完，查理——那簡直是存心胡說！不肯正經！對於什麼都取玩笑的態度！

馬查理

（安慰地。）

哦，那當然是她想要忘掉從前的事情，才這樣做咧。

黎教授

（心不在焉地。）

對了。

（與他自己講理。）

◆我要不要告訴他？……不必……說來像是傻話……可是單獨一個人知道這事，也真可怕……假使妮娜的母親活着……我的太太……死了！……有一箇時期，我真覺得輕掙不少！……太太！……賢內助！……我多麼需要人來幫助！……沒有用！……她已經死了！……

馬查理

（注視着他——忽然對他表示親切，想。）

◆這個心好的人……像是心中不安……總爲一些事情煩惱……他非使妮娜厭煩不可

……
（自信地。）

別管那個姑娘，也不能立刻忘下高教，特別是受了打擊以後，他死的那麼慘。

藥教授

（不高興地。）

我明白。

（憤恨地想。）

◇高教……他們每一個人總說着高教！……

馬查理

哦，我還把塞丹附近，高教飛機出事的地方找了出來。妮娜叫我找的，你知道。

藥教授

（不安——規勸地。）

你千萬別再向她提了！如果你願意她回復健康，你就得讓她忘掉這件事情。查理，人到底需要活下去的，妮娜也不能永遠守着那箇屍首！

（竭力制止他的不安，用客觀的聲調談了下去。）

你看，我竭力要把事情觀察清楚，不動絲毫感情。也許你還記得，聽到高教的死訊，

我與別人一樣的難過。我居然容許繩纏愛他——雖然，你知道，我在起初反對，而且有正當的理由，因為這個孩子，雖然儀表很好，功課和運動也都高人一等，可是他出身很低，並沒有錢，就知道努力他自己的事業。

馬查理

（稍加辯護地。）

假使他活着的話，一定能作出一番事業來。

黎教授

（不屑煩地。）

當然。可是你必得承認，查理，學堂裏出風頭的人入了社會以後，很少有露頭角的。說來可嘆，都是學堂裏教導不好，才慣壞了他們——

馬查理

可是高教絕對沒有慣壞了，我敢說。

黎教授

（激昂地。）

你別誤會我，查理！我是第一個承認——

（稍稍動人地。）

那並不是高致，查理。那是他的記憶，他的鬼魂，你可以這樣說，在糾纏着妮娜，我見到妮娜對我態度大變，我真怕他作祟。

（他的臉一抽搐，好像是要落淚。他拚命地想。）

◇我非告訴他不可……他就會明白我是一片好意了……明白我做得很對……

（猶豫半晚——脫口而出。）

說來或許讓人不相信，可是妮娜現在一舉一動，都好像是恨我！

馬查理

（震驚。）

哦，別這樣說！

黎教授

（固執地。）

一點不假，我並不願意承認。直到她對我整個的態度，變得非常顯明的時候，我才相

信了！

（聲音顫抖。）

馬查理

（受了感動——勸解。）

第一幕

哦，你現在變得這麼禁不住事情了！妮娜一向是崇拜你的！是什麼緣故——？

黎教授

（迅速地。）

我能够說得出來，我想。她有她的緣故。她一定知道我是一片好意，為什麼她還要埋怨我——你也許不知道，那高敦剛要飛往前線以前，他就娶結婚，妮娜也同意了。實在，從她現在所講的口氣看來，她當時是最急着結婚的，然而當時——我總覺得沒有什麼好處，於是我把高敦叫到一旁，提醒他這樣匆促的結婚，既對不住妮娜，在他一方面也不見得體面。

馬查理

（詫異地凝視着他。）

你那樣對高敦說？

（鄙夷地想。）

◇好厲害的舉動！……正是高敦自負的地方，公正和體面！……不過那於你體面嗎？

……

黎教授

（略帶沙澀地。）

對了，我那樣說，並且舉出我的理由來。他在飛行的時候，實在有死亡的可能，並非是說着玩的，這箇，不用說，我並沒有點明，不過高敦却無疑就明白了，可憐的孩子！如果他死了，就要攤下妮娜作寡婦，或許還守着一箇很小的孩子，一點進項也沒有，因為他是一箇窮光蛋，只是她可以從政府領到一筆卹金罷了，可憐的妮娜，像她這樣又美麗又嬌媚的姑娘，前面正是一片錦繡年華。我乾脆地告訴了他，爲妮娜着想，一定要等到他回來，在社會上得到了地位，他們才能結婚。這樣雙方都不喫虧。高敦立刻就同意了！

馬查理

（想。）

◇都不喫虧！……可是我們爲了快樂，殊非作騙子不可！……不偷就得餓死！……

（諷刺地。）

於是高敦就告訴妮娜，他忽然覺得她當時不宜於結婚。但是我想他沒有告訴她，那原來是因爲你猶豫吧？

黎教授

沒有，我叫他絕對保守祕密。

馬查理

（鄙夷地想。）

第一幕

一五

◇又相信他的人格了！……老狐狸精！……可憐的高敦！……
可是妮娜現在疑惑你——？

黎教授

（吃驚。）

對了。正是這樣。不曉得她是怎樣知道的。她對我一舉一動，就像是我存心毀壞了她的幸福，就像是我盼望高敦死，接到他的死訊還暗暗地高興呢！

（聲音氣得發顫。）

你看，查理——簡直鬧得一塌糊塗！

（不打自招的想。）

◇那是實情，你這小人……！

（又可憐的替自己辯護。）

◇不！……我的行爲並不自私……是爲了她！……

馬查理

（驚異地。）

你不是說她把這些事都歸罪於你吧？

黎教授

哦，不是的，查理——只是從語氣——眼神——和諷刺裏看出來的。她知道她沒有真實的根據，但是她現在的心情，實在已經是真假不分了——

馬查理

（諷刺地想。）

◇人人心裏總是如此……不然人們怎麼能活？……

（安慰地。）

那正是你應該記住的……就是她的心情——你們雙方都不要疑神疑鬼，鬧得不安。

（當他聽見右方來的人聲，跳了一下。）

拿出勇氣來！一定是妮娜來了。

（教授跳了一下，急忙擺出一副又溫和又文雅的面容。）

（自嘲地想，然而有些不放心地自己。）

◇我心跳了！……又見到妮娜！……多麼動感情啊……她若知道了，一定要笑的！

……也應該笑……我對她的態度，真不該就像是我愛……那種樣子……她親密的老朋

友查理……哈……

（微笑，痛苦地嘲笑自己。）

黎教授

第一幕

（擔心地想。）

◇我希望她別再大鬧一場……她整天像是要發脾氣……感謝上帝，查理就和一家人一樣。然而我過的是什麼日子……不到幾個月，就要開學了！我實在受不了……我要請一個治神經病的專家來……但只上一個給她治的毫不見效！他討的那一筆大價錢……他抬起訴解了……我絕對不承認……他若是常真控告我嗎？……多麼不名譽……不，我必得付他診費……也許……借錢……他逼得我窮極了，這個強盜！……

麗娜

（走進來正站在門內，輕蔑地照直向她父親望着，臉上的神情很倔強。她年方二十歲，身材很高，肩膀又寬又端正，腰又苗條又結實，一雙長腿發育得很好看——是那種擅長游泳，打網球，玩高爾夫球的一個女運動員。深蜜色的頭髮剪得很短，配上太陽曬黑了的臉。他的臉很吸引人，說是漂亮，還不如說是秀氣，骨格凸出，前額頗高，嘴稍聾大，兩鬍鬚，很整齊的覆在堅實的下巴上。眼睛美觀迷人，非常地大，深藍而略帶綠色。她傷心到極處，因為痛苦而輕蔑人，恨人，自從高教死後，每逢聽到別人嘆息，這對眼睛便不停地顫抖。她整個的態度，所表現的那種不快的空氣，使人想不到她會有健康的體格。她又痛苦，又緊張，又興奮，只是拼命支持着使方寸不亂。她穿一身時髦的運動衣。她專心想着方才打定的主意，記不起馬查理，更看不見他，她用又緊張，又冷靜的聲調對她父親說。）

我已經拿定主意了，父親。

黎教授

（正在想得出神。）

◇她究竟說的是什麼？……哦，上帝保佑我！……

（忙亂——匆忙地。）

你見過查理了嗎，妮娜？

馬查理

（不安——想。）

◇她變了……是怎麼一回事？……

（他走向她 有些忸怩，但是仍和以前一樣親熱的稱呼她。）

哈嚶，親愛的妮娜！你打算不睬我了嗎？小姐！

妮娜

（向馬查理一瞥，伸出手去和他握手，聲調很冷的，好像有心事。）

哈嚶，查理！

（立刻又望著她的父親。）

你聽，父親！

第一幕

馬查理

(靠近她站着，掩飾着他的煩惱。)

◇她不高興那話！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她是病人……我必得原諒她……

黎教授

(正在想得出神。)

◇她眼睛裏那種神氣！……怨恨！……

(傻笑。)

實在，編娜，你太沒有禮貌了！查理又沒有冒犯你！

編娜

(語調很冷。)

不，沒有甚麼。一點沒有甚麼。

(她向他走去，態度又疏遠又和藹。)

我好像沒有禮貌嗎，查理？我並不是故意那樣。

(她與他接吻，又冷淡又和藹的笑了笑。)

歡迎你回家來。

(厭煩地想。)

◇查理做了什麼事情？……什麼也沒有做……而且永遠也不會做……查理胆子十分小，他穿着衣裳，很冷靜的坐在河邊，望着那洶湧的河水，一幫火爆的，精光的，挨凍的游泳的人，到後來淹死了！……

馬查理

（痛苦地想。）

◇冰冷的嘴唇……輕蔑的一吻……給理查的老查理！……

（勉強作出一臉笑容。）

沒有禮貌？沒有的話！

（開玩笑。）

我時常提醒你，你生到這世界來，說的只一個字，就對我是一種侮辱，我還希望什麼。

「狗」，你眼睜睜的望着我說 你那時才一歲！

（馬查理大笑。教授神經過敏地大笑。妮娜敷衍地微笑。）

妮娜

（厭煩地想。）

◇這些作父親的笑話小女兒妮娜……我非走不可！……好查理就像狗一樣……忠心……使喚隨便……夜深了，便在書堆裏面委婉的叫……

黎教授

(想。)

◇她在想些什麼？……我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了！……

(假笑變為癡癡的笑。)

你這麼冷淡，妮娜！你以為你昨天剛見過查理吧！

妮娜

(緩緩地——冷淡地反省地。)

大戰已經完了。能够平安地從歐洲回來，真不容易！

馬查理

(苦痛地想。)

◇簡直是挖苦我……我並沒有打仗……身體太壞……比不上高敦……高敦被燒死了……她不知多麼恨我活着！想到我在印刷局裏亂塗亂抹……謊話愈說愈大……遮住了槍聲和人聲……原來的一羣說謊話的！……

(勉強作出開玩笑的語調。)

你不知道我所經過的危險，真是九死一生，妮娜！如果你吃過他們在新式運輸機上給我吃的食物，你一定要連連向我道喜哩！

（教授輕微一笑。）

妮娜

（冷淡地。）

可是，你現在回來了，別的就不必說了。

（忽然又溫柔又解是親暱一笑。）

我很高興，查理，你回來我總是高興的！你知道。

馬查理

（又做喜又窘。）

我希望這樣，妮娜！

妮娜

（轉向馬查理 壓澆地。）

我非得說完方才我沒說完的話，父親。我已經考慮過了，決定立刻就離開此地——不然我只好發瘋！我要搭今夜九點四十分的車走。

（她轉向馬查理，迅速地笑了一笑。）

你得幫忙收拾行李，查理！

（想，如今可放了心。）

馬查理 ◊現在可說明白了……我就要走了……再也不回來了……哦，我恨這間屋子！……

（聲聲地想。）

◊這是怎麼一回事？……要走？……走到誰那裏去？……

黎教授

（想——酒櫃。）

◊要走？……再也不回到我身邊來了？……不行！……

（拚命擺出他對頑皮學生的那種嚴厲的態度。）

這是突然打定的主意，不是嗎？以前你沒提過你考慮這件事情——實在，你讓我以為你在這事上十分滿意——我說的是，自然我說的是暫時，而且我實在以為——

馬查理

（穿著襯衫——聲聲地想。）

◊跑去找誰？……

（於是該開門找科地望著教授。）

◊他那教授的態度不該這樣用法……她的眼睛冷冷地看着她……多麼恐怖的眼光！……上帝，永遠別叫我有兒女！……

魏娜

(厭惡地頓地想。)

◇教死言語的教授又說話了……一個死人講授過癩的膿活……我從有生以來就上他的課，總是用心聽講，魏娜又是女兒又是學生……這個死人總講那些無精打采的話，我的耳朵都麻木了。死話說個不完……我聽着他，因為他是我的有學問的父親……老實說，正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比別人還不想聽他講……父親……父親是什麼？……

魏教授

(想——恐怖。)

◇我必得勸得她回心轉意！……找合適的字眼兒！……哦，我知道她不聽我的！……哦，妻啊，你爲什麼死，你要是活着，早對她談過了，她一定聽你的！……

(仍然帶着教授那種富有傳越感的態度。)

——而且我實在以爲，別的都不用提，只爲你自己着想，在你決定實行以前，也應該多加小心地考慮這一步。第一件最要緊的，你要顧慮到你的健康。你直到現在還是有病，病得多麼危險或許你不完全知道，但是我確實告訴你，就是查理也可以證明我的話，在六個月以前，醫生們都以爲或許要好幾年你才可以——然而，你若是在家裏休養，與老朋友作些有益身體的戶外運動，把你的心神放在照管家務上——

(勉強頑皮的一笑。)

並且，還可以照管我！——你已經大大的見好，我想你還沒有完全復原，在這最熱的八月天，實在不能夠再——

媿娜

(想。)

◇說吧！……他的聲音，就像叫化子的手風琴，奏的死氣沉沉，讓人厭煩的調子……他說的話，就像墳墓裏死人的話一樣，一陣一陣，像灰塵似的吹過來。

(極端苦痛地。)

◇灰塵！……哦，高敦，我親愛的！……哦，嘴唇親着嘴唇，哦，強壯的胳膊摟着我，哦，那麼勇敢，慷慨，和快樂的人兒！……灰塵都化成泥了！……泥和灰塵！……都沒有！……離開了！……永遠離開我了！……

鮑教授

(忿怒地想。)

◇她的眼睛……我知道那眼神……又溫柔，又可愛……不是爲了我……可惡的高敦！……他死得正好！……

(略帶沙音。)

你在兩個鐘頭以後，就不顧一切的走了，就好像是——

（公正地。）

不，妮娜，爽快地說，我不明白。你知道，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對於你有好處，我都很高興的同意，然而——你一定沒有想到過！

妮娜

（痛苦地。）

◆親愛的高致，我一定要走到我能够安靜靜想念你的地方去！……

（她和她的父親吵嘴，聲調愈控制愈強——冷冰冰地。）

別說這些沒用的話了，父親。我已經想過了，我立刻就走！

黎教授

（沙澀地。）

然而我告訴你，那是辦不到的事情！我不願意提到錢的問題，但是我不能夠供給，也未可知——你如何維持你自己，我問一問你？上了兩年大學，說起來使我難過，不見得就能夠謀事。人人都知道你病體並未復原，即使你神經錯亂的病完全好了，我一定

覺得，你還是應該念完了學分得到學位以後，才可以——

（沙澀地想。）

◆沒有用！……她沒有聽見……想高敦呢……她簡直是不聽我的話……
妮娜

（拚命地想。）

◆我一定要鎮靜……我說話不能太粗心，不然我什麼都告訴他了……我一定不能告訴他……他是我的父親……

（依然冷淡地盤算着，堅決地。）

我已經受過六箇月的看護訓練了。我一定要受完訓練。我認識一位大夫，他在一個傷兵醫院裏國務——高敦的一個朋友。我給他去信，他回信說他很願意想個辦法。

黎教授

（大越地想。）

◆高敦的朋友……又是高敦！……

（嚴酷地。）

你當真要告訴我，你，像你這樣的情形，要到傷兵醫院去當看護！胡說！

馬查理

（暴怒地想。）

◆對極了，先生！……她這樣美麗……那些男人……躺在床上……太不像話了！……

（一面勸解，一面試探。）

對了，我必得說，我不相信你是太平年月的南丁格，妮娜！

妮娜

（冷靜地，控制自己，全然不理會這些話。）

所以你看，父親，我各方面都想到了，你絲毫不用顧慮我。而且我已經教給瑪麗，怎樣來照顧你。所以你用不着我了。你可以好好的過日子，就像什麼事情也沒有過——實在，從前沒有過的事情，以後也決不會再有了。

黎教授

你看，就連你稱呼我的口氣，你的聲調——都確鑿地證明，你已經大大的變了！

妮娜

（聲音變得有些古怪，她的思路開展出來。）

不，我還沒有復原。你說的對。也不是完全沒有復原。但是我已經漸漸復原了。而且我非完全復原不可！

黎教授

（又忿怒而又嚴重——向瑪麗。）

你聽見她的話了吧，查理？她是一個病人！

妮娜

(又緩慢又奇異。)

我沒有病。我非常地結實。他們才是有病哪，我一定要犧牲我的健康，好幫助他們活下去，也就是幫助我自己活下去。

(聲調忽然嚴肅。)

我胆怯，我對不起高敦，我一定要補償他！你應該明白這話，父親，你——

(她用力咽回去，停住呼吸。)

(拚命地想。)

◇我這就是要告訴他！……我絕對不能！……他是我的父親！……

黎教授

(心中又慚愧又痛苦，却傲慢地。)

你是什麼意思？恐怕你自己所講的話，你不負一點責任吧。

妮娜

(仍然非常緊張。)

我一定要補償他！那是我應盡的責任！高敦是死了！我的生命對於我，甚至於任何人，又有什麼用處？然而我一定要使它有用——就是犧牲了它！

(狠戾地。)

我一定要學着犧牲我自己，你聽見了嗎——犧牲了又犧牲，直到我能把我的生命當作禮物送給別人，使他快樂，沒有絲毫猶豫，害怕，和快樂，只是爲了他的快樂而快樂！我做到了這件事情，我才算找到了我自己，我才知道怎樣重新開始我的生活！

(極端不耐煩地懇求他們。)

你明白了嗎？我敢發誓，我實在對不住高敦！

黎教授。

(尖刻地。)

不，我不明白——沒有第二個人明白！

(野蠻地想。)

◇我希望高敦下地獄！……

馬查理

(想。)

◇把她自己送給別人？——她是不是說她的身體？……美麗的身子……交給一羣賊子？……爲了高敦？……可惡的高敦！……

(冷靜地。)

你是什麼意思，你欠着高敦一條性命，妮娜？

黎教授

（苦痛地。）

是啊，多麼可笑！我以為你把你的愛情給了他，他所得到的，已經超過，他一向所希望的——

妮娜

（非常輕視自己。）

我給了他？我給了他些什麼？我什麼也沒有給他！他在飛行的前一晚上——讓他的胳膊攙着我，直到我的身子發痛——吻了又吻，直到我的嘴唇麻木——那晚上我都知道——我彷彿知道他會死的，知道他再也不會吻我了——確確實實地知道這樣！但是我太胆怯了，我對自己撒謊，不，他會回來娶你的，你以後就永遠幸福了，他的小孩子伏在你的胸前望着你，眼睛和他的眼睛一樣，他們因為有人才那樣快樂！

（聲勢洶湧地。）

但是高敦從來沒有過我！我仍然是高敦的遺孀！高敦是變成灰了，我的幸福也永遠失去了！那最後的一晚上，我知道他需要我。我知道，只因為高敦為人正直，被禮教束縛着，他的腦子總是命令着他：不，你絕對不能，你必須尊敬她，你必得等着那張

結婚證書！

（她大聲嘲笑。）

黎教授

（受打擊。）

妮娜！你的話實在說的太遠了！

馬查理

（很輕蔑的一笑——厭惡地。）

哦，別說了，妮娜！你是從書本裏念來的吧。那些話不像你自己想出來的。

妮娜

（並不看他，眼睛望着她父親——緊張地。）

高敦需要我！我需要高敦！我應該叫他娶我！我知道他會死，我會沒有小孩子的，知道沒有大高敦或是小高敦留下給我，知道幸福正在召喚我，如果我拒絕，便永遠不會再來召喚我了！可是我拒絕了！我沒有叫他娶我！我永遠失去他了！現在我孤獨，什麼東西也沒有懷在胎內，只有——只有厭惡罷了！

（終於對着她父親說——狠狠地。）

我為什麼拒絕？是些什麼懦弱的東西，在我心裏喊着，不，你絕對不能，你父親要說

話的，

黎教授

(頓——勃然大怒。)

◆簡直是個畜生！……我的女兒！……這不是從我學來的！……她母親是那樣嗎？

……

(不安地。)

妮娜！我實在聽不下去！

妮娜

(野蠻地。)

我父親從前就這樣說！等着，他告訴高敦，等到打完了仗，你找着好差事，買得起一張結婚證書的時候，你再娶妮娜！

黎教授

(慘淡無力。)

妮娜！我……！

馬查理

(倉皇地——走向他。)

不要和她太認真了，先生

（抱，神經滿敏地反感。）

◆妮娜變了……完全是肉體了……淫蕩……誰夢想到她會這麼淫蕩？……我怎麼會遇到這一場麻煩！……早知道今天真不到這兒來！……

妮娜

（又冷靜又從容。）

你別再說謊了，父親！今天我打定主意，要講一個明白。現在我明白了，高敦在臨行以前，爲什麼忽然不想結婚了，爲什麼他忽然認爲結婚對我不好！對我不好！哦，真是笑話！唉，不然我就可以得到幸福，得到高敦，現在又得到高敦的小孩子……

（照直埋怨他。）

你告訴他說結婚對我不利，你說他要顧到他的體面，是吧？

黎教授

（定一定神——麻木地。）

對了。我是爲了你的緣故，妮娜。

妮娜

（聲調如前。）

現在說謊已經太遲了！

黎教授

（麻木地。）

我們可以說，我認爲那都是爲了你的緣故。那大概是實情。你還年青。你以爲一個人可以靠着真理活著。很好。我嫉妒高敦也是實情。我很孤單，我要保持着你的愛。我恨他，就像一個人恨一個既不能控告又不能懲罰的賊。我看盡了心機來阻止你們結婚。他死了我可高興了。這個！這個就是你要我說的嗎？

妮娜

是的。現在我開始忘掉我恨過你。至少你比我勇敢。

黎教授

我需要你的愛安慰着我活一輩子。乾脆一句話，誰叫我是你的父親呢。

（他把臉藏在手中澀澀地哭了。）

饒恕了這個人吧！

馬查理

（趕快地想。）

◇總而言之，饒恕了我們佔有的心吧。正如我們饒恕我們以前那些佔有的人……母親

妮娜

一定在奇怪我為什麼就誤得這麼久……是吃點心的時候了……我必須回家去了……

(憂鬱地。)

哦，我總想你。但是現在我還是必須設法把自己給高教。我必須還我的債，學着總想我自己，你明白不明白？

黎教授

我明白。

妮娜

瑪麗會照應你的。

黎教授

瑪麗會照應得很好，我很知道。

馬查理

(想。)

◇妮娜變了……這不是我待的地方……母親等着我喫點心呢……

(用愉快的語調來試探她)

實在如此，你們二人。可是這豈不都是廢話？妮娜在一個月以內，就會回到我們這裏。

來了，先生，她怎受得了那種炎熱，和那種潮溼，那些皺子和殘廢！

黎教授

（美劫地。）

她一定要等到病好了再走。我這一回說話，實在是爲了她。

妮娜

我坐九點四十分的車走。

（轉向馬查理——忽然現出女孩子的倩態。）

上樓來啊，查理，幫助我收拾行李！

（她出其不意地握緊了他的手，要拉他走。）

馬查理

（聳肩——莫知所措。）

哦——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妮娜

（奇怪的一笑。）

所有這些事情，將來我都會在你的書裏念到的，查理；並且你寫的又淺顯又明白，連我自己也認不出來，查理，更談不到瞭解了！

（她狡皮的一笑。）

親愛的老查理！

馬查理

（痛苦地想。）

◇真他媽的……親愛的老查理！……

（溫和地一笑。）

如果你接着嚴厲的批評我，妮娜，我就非向你求婚不可了！我很拘於文學上傳統的小節，你知道！

妮娜

很好。我們一邊收拾行李，你一邊求婚吧！

（她領着他由右方下。）

黎教授

（醒鼻涕，揩眼睛，嘆息，打掃喉嚨，端正臉臉，把衣服前面向下拉了一拉，斜斜扯直，做禮地在屋內轉了一個圈子。他臉上所有的怒容已經一掃而空。）

◇再過三個星期……就開學了……我還要再看一遍我的筆記呢……

（他從前面的窗子外望。）

◆中間的草都乾了……湯姆忘掉了噴水……粗心……聯，那溝走的是銀行裏的戴先生……銀行……我的薪水快要加了……我實在需要書……甚麼兩個人過日子，和一個人一樣地省錢，這話全是胡說……還有比當看護更壞的事情哪……受訓練的好地方……她需要它……那兒她或許遇見有錢的人……老成的……這兒只有學生給她……而且他們的父親從來不會同意，如果他們有什麼……

（坐下，勉強舒一口氣。）

◆好歹可算是完了……他的魂靈也要離開了……再也沒有高敦，高敦，高敦，又是愛，又是誇，又是哭，都為的是高敦！……瑪麗照應我可以照應得很好……我更有閒空，心更平靜了……而且妮娜還會回家來的……等她復原以後……從前的妮娜！……我的小姐妮娜！……她知道，她饒恕了我……她這樣說過……說過……然而她真作得到嗎？……你是幻想嗎？……在她心的深處？……她仍然是非恨不可嗎？……哦，上帝！……我覺得冷！……孤單！……這家庭沒有人管！……這房子空洞洞地，沒有一點生氣！……我心裏好痛苦啊！……

（他啞着嗓子呼喚，立起身來。）

妮娜！

（妮娜的聲音）

（她的聲音又新鮮又女孩子氣，在樓上呼喚。）

唉，父親。你有什麼事嗎？

黎教授

（內心起了衝突——走向門口，很親切地呼喚。）

不，沒有事。只是要提醒你，到了時候叫一部汽車來。

（妮娜的聲音）

不會忘記的。

黎教授

（看錶，）

◇五點三十分正……九點四十分，火車……那麼……妮娜就不見了！……還有四個鐘頭……她收拾行李……說一聲再見……接下一吻……彼此什麼話也沒有的說……有一天我會死在這裏……孤單單地……喘着氣，喊着救命……校長在發喪時演說……妮娜就回來了……妮娜穿着喪服……太遲了！……

（嗚啞地呼喚。）

妮娜！

（沒有回答。）

第一幕

◆在別的房間裏呢……沒有聽見……也好……

(他轉向書架，信手抽出一本書來，隨便翻開一頁，高聲朗誦，像小孩子在黑暗中打口哨壯胆
子。)

"*Sequitur Urus in Arcem Erectus Capitis Victorque ad Sidera Mittit Sidercos Oculos propiusque
Asperant Olympum Inquirique Iovem,*"……

(幕)

第二幕

景：向第一幕，聖教授家的書房。一年以後，初秋的一個晚上，九點鐘左右。屋內的光景沒有什麼改變，只是灰紫色的窗簾都垂了下來，窗戶像是閉着的眼睛，毫無生氣，屋子似乎較以前與生活隔離得更遠了。桌上讀書用的燈已明，紙，鉛筆，鋼筆等等，每一樣物件都排列的異常整齊。

馬查理坐在中間的椅子上。他一身英國製藍呢的衣服穿得十分整齊，衣裳晒得發黑，配上他那臉陰鬱沉思的表情，一看就知道他在服喪。他那瘦高的身子疲倦地倒在椅子上，頭向前垂，下巴幾乎觸到胸部，眼睛憂愁地怔怔地凝視着。

馬查理

（他的思潮正在降落，又遲緩，又憂鬱，沒有重點。）

◇教授自以為有先見之明！……記得他有一次說……妮娜走後不久……「有一天，在這兒，……你就會見到我的」……他預料對了沒有？……沒有對……人生命中每樣事情都是非常偶然，非常渺小！……我們自尊自大，上帝才看不起呢！……

（冷酷地微笑。）

◇可憐的教授，他孤獨得可怕……還竭力掩飾着……總是對你自己說，醫院裏的訓練對她有多大的好處……可憐的老頭兒！……

（聲音變得又啞又發顫——他調好了聲音——挺直了身子。）

◇什麼時候了？……

（機械地取出錶來看了一看。）

◇九點十分……妮娜應該來了……

（忽然傷心。）

◇他死了，她當真覺得傷心嗎？我不知道……我懷疑！……可是我為什麼要這樣生氣呢？……我到醫院去了兩次，她都够高興的……又高興，又幹勁閃閃的！……或許她以為她父親，派我暗中偵察她的行動吧……可憐的教授！……至少她叫他信了……他總好把信拿給我看……歡喜得叫人可憐……瑣瑣碎碎的，冷淡的寫幾行，關於她自己却什麼都不提……好，她再也不用寫那樣的信了……她永遠沒有回我信……她至少可以承認收到那些信了……母親覺得她的行為實在是說不過去……

（嫉妒地。）

◇我想醫院裏每一個人和愛上她了！……她的眼睛像是看不起人……討厭男人……我看就像是妓女的眼睛一樣……並非是我想過……除非只有一次……三等轎子……她的

眼睛藍透了！……

（焦燥地立起來。）

◇見鬼！……我們也忘掉不掉那些下賤的事情！……又醜又討厭……美膩的事情我們却必得用日記記下來！……

（似乎覺得開心——痛苦地。）

◇那天晚上妮娜在這裏……她不顧羞恥地談到要犧牲她自己……但願我知道，她在無論男人的地方，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情……特別是那個自命不凡、年青的蠢醫生！……高敦的朋友！……

（他氣憤他自己，決意停止那串思索，走向椅子並行坐下——用鄙夷的口氣接著說下去，像是當真與人談話一般。）

◇實在，現在真不應當想這一類的事情，不是嗎……她父親的屍首還躺在樓上呢？……

（沉默片刻，——好像很嚴肅的樣子。機械地掏出錶來注視着。這時輕輕的車聲漸漸走近，聽着是停止在花園外的石道上。他跳起來走向屋門——卻又猶豫不知所措。）

◇不，讓瑪麗去吧……我不知要怎樣才好……把她摟在我的懷裏？……吻她？……立刻就？……還是等到她？……

（房後鈴聲急鳴。前面傳來妮娜的聲音，接着是一個男子的聲音。馬查理吃了一驚，臉色忽然

發怒而又沮喪。)

◇有人和她在一起！……一個男人！……我還以為是她一個人呢！……

(一陣拖雜的脚步聲，瑪麗走到前面去開門。瑪麗見到妮娜立刻失聲哭泣，哽咽不能自己，斷續的話語掩沒了妮娜安慰她的聲音。)

妮娜

(等到瑪麗的悲傷稍稍減退，可以聽見妮娜的聲音，單調而不能成聲。)

馬先生在這兒嗎，瑪麗？

(呼喚。)

查理！

馬查理

(莫知所措——啞着嗓子。)

在這兒——我在書房裏呢，妮娜！

(脚步不穩地走向屋門。)

妮娜

(進來恰恰站在門內。她穿着看護的制服，戴着帽子，外披寬大的外套。她比在第一幕中顯得老些，蒼白的臉又瘦了許多，鬚骨凸出，嘴邊的紋絡又緊又硬，表示出輕視人的樣子。一對眼

睛因為幻想破碎了，而防禦地注視着，保護着她的傷感的精神。她所受的訓練，也要把她的性格變得粗魯一些，使他對於苦痛感覺不其敏銳，養成看護職業那種不動情感的態度。爲着要恢復神經的健康，她竭力作出冷靜鎮定的態度，雖然她抑制和掩飾的能力現在已經增加了，實際上卻較以往更緊張錯亂。她仍然還亮得惹人注目，潛藏的經驗所發出的神秘意味，與她那憔悴的體態，更添加了她的嬌媚。她毫無感覺地注視着馬查理，說話的聲音奇怪而又單調。）

馬查理

哈噠，查理！他死了，瑪麗說。
(點了點頭——呆笨地。)

瑪娜

(與前同樣的聲調。)
太糟了，我帶了戴醫生來的，以爲還有救呢。

(停了一停，對室內看了一間。)
(及和所指地點。)

◇他的書……他的椅子……他總是坐在那兒，那兒是他的桌子……小妮娜從來不准動任何東西……她總是坐在他的膝蓋上……緊緊伏在他的身上……夢想着窗外的黑暗

裏……在壁爐前面，他的懷裏取暖……夢就像是火花，升上去，又消逝在冰冷的黑暗中……在他的愛裏取暖，安詳地輕輕的入夢……爹爹的小姑娘，不就是你嗎？……

（下左右地望了一望。）

◇他的家……我的家……他是我的父親……他死了……

（搖頭。）

◇是的，我聽見你了，小妮娜，可惜我一個字也不懂……

（輕視自己似地一笑。）

◇對不住，父親！……你知道我早就把你當做死了……高教一死，所有的人都死了……你當時對於我同情嗎？……一點也不……現在我也是照樣……真糟糕……

馬查理

（傷心地想。）

◇我希望她自己投到我懷裏來……哭着……把臉藏在我的肩膀上……「哦！查理，我在這世界上只剩下你一個人了……」

（於急忿怒地。）

◇她爲什麼偏要和姓戴的一起來？

妮娜

(單調地。)

那晚上我向他告別的時候，就預先覺得我永遠見不着他了。

馬查理

(欣喜可以藉此講一番大道理，出一口氣。)

你根本就沒有打算要見他，妮娜。

(又被厭惡自己的心勝過，痛悔地。)

對不住！我方才全是胡說！

妮娜

(搖頭——單調地。)

我不願意讓他看見我和他所料想的一樣。

(濃凜地。)

那是事情的另一方面，你不能用言語來解說的，查理！

(忽然用着謹慎用的幹練的口氣，冷冷地問了一句不可少的話。)

他是在樓上嗎？

(馬查理呆笨地點頭。)

我叫愛黛上去。好在我原來也是要上樓的。

第二幕

四九

馬查理

（她轉身輕快地走出去。）

（注視着她 麻木地）

◇妮娜簡直變了……

（大怒地。）

◇他們在那兒已經把她的靈魂毀了！……

（眼淚忽然奪眶欲出，她掏出手絹來揩拭，喃喃細語，聲音乾啞。）

◇可憐的老教授！……

（忽又嘲笑他自己。）

◇上帝保佑，不要再裝腔了！……可憐的並不是教授！……親愛的老查理哭了，口爲她不在他肩膀上哭……像他所希望的！……

（他洶湧地大笑——忽然見到門外有人，注視了一會 尖刻地叫了出來。）

誰啊？

又 珊

（甬道中傳來他的聲音，猶疑而受窘的樣子。）

好吧。

(他在門口出現，羞怯地露齒而笑。)

是我——我，我是說。黎小姐叫我到這兒來的。

(他顧腆地伸出手來。)

你也計不記得我了吧，馬先生。還是有一天，黎小姐在醫院裏介紹我們認識的。我進來的時候，你剛剛要走。鄒姓艾。

馬查理

(一直無可奈何地忿恨地注視着他，這時勉強作出親熱的微笑，與他握手。)

哦，是了。猛一見我簡直想不起來。

艾 珊

(顧腆地。)

我進來的有點冒昧。

馬查理

(愛上了他那種討人歡喜的孩子氣。)

不要客氣。請坐吧。

(他坐在中間的椅子上，艾珊走向右邊的凳子。)

(艾珊身子向前彎着，坐的姿勢很不舒服，兩手玩弄着帽子。他算是高個兒，皮膚很白，眼睛

藍色，看來又誠實又謙遜，身段不復靈活，發育尚未成熟。臉色鮮紅，雙頰發紅，孩子氣地美貌。他見了女人害羞，遇到長者不安，在朋友面前卻活潑嬉笑，毫無拘束。他缺乏自信，彷彿有一種不能自主，求人的神氣，但是在這顯著的缺點的下層，看得出有一種尚未喚醒的剛毅的力量。雖然離開大學已經三年，年齡也有二十五歲了，還是穿着大學生最時興的衣服，外觀既然年輕，別人總誤會他還不會畢業，他也實在喜歡別人如此想法。這事可以見出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和精神。）

馬查理

（精細地觀察他——覺得開心。）

◆這人絕不會有甚麼學問……大孩子罷了……倒有討人喜歡的地方……

艾 麗

（被馬查理看得不安起來。）

◆對我隨意望着……像是一個好人……妮娜說他是……我倒應該誇獎誇獎他的著作
可惜連一本書的名子也記不起來……

（忽然脫口而出。）

你同妮娜 黎小姐 還是從小就認識吧？

馬查理

（簡捷地。）

辦了。你認識她多久了？

艾
黛

哦——實在從她到醫院時起，雖然好幾年以前，在大學的一個跳舞會裏，我有一次遇見她同高教在一起。

馬查理

（淡漠地。）

哦，你也認識高教？

艾
黛

（驕傲地。）

當然！我和他同班！

（如同贊美所崇拜的英雄一般。）

他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是吧？

馬查理

（鄙夷地。）

◇一切都是高教，永遠是他……我現在覺得教授的觀點有些道理了……

（隨意地。）

艾 珊 一個漂亮小夥子！你和他很熟識嗎？

不，他所交往的，都是一般運動家——我是不會運動。

（勉強一笑。）

每一次比賽，我總是頭一個落選。

（忽然驕傲。）

不過無論如何，我從來沒有灰心！

馬查理

（安慰地。）

說起來，一般運動家，畢業以後，也沒有作出什麼事業來。

艾 珊

高敦却作了一番事業！

（熱心地——大加贊揚。）

打仗的時候，他是第一名空軍！他打起仗來，總和他踢足球一樣地有精神！就連匈奴見了也要佩服他！

馬查理

(鄙夷地想。)

◇他這樣地崇拜高教，一定得到妮娜的寵愛！……

(隨意地。)

你加入過軍隊嗎？

艾
珊

(假顏地。)

是的——步兵——但我從來沒有到過前線——從來沒有見過什麼興奮的事情。

(抑鬱地想。)

◇不必告訴他我打算加入空軍……要加入高教的一隊……體格檢查不及格……我要作的事情，從來沒有作成功過……說不定我還要失去妮娜……

(嘲笑他自己。)

◇噫，你！……你怎麼了？……不要氣餒……

馬查理

(一直在好奇地注視著他。)

今晚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艾
珊

第一幕

五五

你電報來的時候，我正要去看護婦娜。愛愛覺得以爲我最好一起來——說不定能够幫一點忙。

馬查理

(皺眉。)

你是說戴醫生嗎？

(艾珂點頭。)

他是你知己的朋友嗎？

艾珂

(猶豫地。)

對了，也算知己。在大學裏和我住一個宿舍。我在一年級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年級了。他在各方面都幫我的忙。可惜我，因爲我是新來乍到。一年以前，我到醫院裏去看我的一個老朋友，我又遇見了他。

(露齒而笑。)

我並不是說愛愛和誰很親近。他才是一個這地的醫生呢。他只關切你有什麼毛病！

(咯咯而笑——匆忙地。)

可是別誤會我說他的話。他是一個大好人！你不是認識他嗎？

馬查理

(倔強地。)

只見過一面。妮娜給我們介紹的。

(苦痛地。)

◇他一個人在樓上陪着她呢……我希望我能够……

艾珊

◇不要讓他誤會了愛蒙……愛蒙是我最好的朋友……費盡了心幫忙我和妮娜的事……他以為妮娜終會嫁我的……上帝，只要她願意……起初我並不希望她愛我……只要能服侍她就够幸福了……給她作早點……給她送到床邊……給他墊高了枕頭……替她梳頭……只要吻一下子她的頭髮也够幸福了！……

馬查理

(激動——猜疑地想。)

◇戴愛蒙和妮娜有什麼關係？……關切她出了什麼毛病？……我這是什麼念頭！……我管這些作什麼？……等我打聽打聽艾珊……既然有這機會，我就探問探問他……

(假裝淡漠的樣子。)

你的朋友，這位醫生，和黎小姐很「親近」嗎？自從她生病以來，她碰到了許多事情，

倘使這就是他所關切的！

（隨意地微笑。）

艾
珊

（嚇了一跳，從夢中醒來。）

哦——啊——是的。他總是勉強她要當心她自己，她却只是笑他。

（沈著地。）

她倒是應該接受他的勸告。

馬查理

（猜疑地。）

一點也不錯。

艾
珊

（孩子氣地一板正經地說。）

她已經失去她的本性了，馬先生。我以為看護那些可憐人兒，使她總也忘不掉那場大戰，雖然早就應該忘掉了。她應該辭掉那看護的事情，讓別人來看護她。照我看來，是真的。

馬查理

(想不到他說出這話——急驟地。)

這正合我的意思。

(想。)

◆她如果在這裏住下……我就可以每天來看她了……我來看護她……母親在家裏……
妮娜在這兒……以後我做事情得多麼好！……

艾
珊

(想。)

◆他外表上好像都是爲着我……至少到現在爲止！……

(忽然倉惶。)

◆我要不要告訴他？……他現在和她的保護人差不多……我倒要知道他的立場……

(他以莊嚴誠懇的態度說。)

馬先生，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我想。你知道，妮娜常常談起你來。我知道她多麼看重你。現在她的老人

(遲疑不定。)

我是說，她的父親死了——

馬查理

第二幕

五九

（凝望——想。）

◇這是什麼意思？……求婚？……正式求婚？……向她求婚？……當着我？……查理做父親了，咳？……哈……天啊，好一個笨蛋！……他以為她會愛他嗎？……不過她也許……長得並不難看……天真爛漫的，討人歡喜……像母親樣地照顧他……

艾 珊

（現在不顧一切，期望艾地說。）

我知道現在不應當談

馬查理

（插嘴——乾燥地。）

也許我猜得到。你要告訴我你愛妮娜嗎？

艾 珊

對了，先生，我向她求過婚。

馬查理

她說什麼？

艾 珊

（扭扭地。）

什麼也沒有說。她只是笑了笑。

馬查理

（放心。）

哦。

（刻薄地。）

是啊，你還盼望她怎麼樣？你當然知道她還愛高敦吧？

艾珊

（丈夫氣地。）

當然我知道——而且正因為她這樣，我更欽敬她！女子差不多都是忘性太大。她愛高敦還要愛一些時候呢。而且我知道，我和他比起來是太不中用了。不過我愛她的程度，却和高敦一樣，也許和誰都比得上！我要為她竭力求上進——我知道我做得對！……她需要甚麼，我就給他甚麼。我不要她回報我什麼，只要她允許我盡心看護她。

（哀知所措地脫口而出。）

我從來不曾那樣打算。那樣——她太美麗太可愛了——並非我不希望她將來會愛

我……

馬查理

第二幕

六一

(尖刺地。)

那麼你希望我幫你什麼忙呢？

艾爾

(啞然吃短。)

啊——哦。沒有什麼事，老兄。我只覺得你應該知道就是了。

(悻悻地望了望天花板，又望望地板，玩弄著他的帽子。)

馬查理

(想——帶著嫉妬和撒謊的欣賞神情。)

◇他以為是那種意思。純潔的愛。……說是容易說的……他不明瞭生活……不過他

和妮娜倒許合適。如果她嫁了這個傻瓜，她會對她忠實嗎？……那麼我？……多麼

編解的念頭！我不是那個意思……

(強強作出和藹的聲調。)

你看，我實在沒有可以幫忙的地方。

(苦笑。)

如果妮娜願意，就願意——如果她不願意，就不願意。不過我祝你事事如意。

艾爾

（立刻滿是孩子氣的謝意。）

謝謝！那真是太好了，馬先生！

馬查理

不過我想我們最好先不談這個，你以為怎樣？我們竟忘記了她的父親

艾珊

（憤懣不安。）

是的——當然——我真該死，你別見怪！

（從前道傳來一陣腳步聲，或愛麗醫生入。他年紀二十七歲，皮鞋黝黑，短小精悍，動作敏捷有力，神態冷靜，精明伶俐，漆黑的眼睛齊於分晰。臉子秀美而聰明。他有一種使女人動情的地方，他有的是熱情，但是他竭力練習着去節制，非等到為客觀的滿足，去研究他自己和女人的反應時，不把這股熱情放出來；這對於愛情的實際性感的性質，有一番科學的了解，所以自以為不易為愛情所感動。他見了艾珊和馬查理，熟識地向馬查理點頭，馬查理冷冷地還了禮，或愛麗走到桌旁，從衣袋中取出一本開藥方的紙簿，迅速地寫了起來。）

馬查理

（鄙夷地想。）

◇真有意思，這些年輕的醫生！……累一身汗，作出冷靜的樣子來！……開藥方子呢

……也許是給死人治咳嗽的藥！……漂亮嗎？……倒是有一點……能够吸引女人，我不敢說……

戴愛蒙

（扯下藥方來——交給艾珊。）

給你，艾珊。跑到街上去把它配來。

艾珊

（放了心。）

好極了。正好有一個機會出去散步。

（從後方下。）

戴愛蒙

（轉向馬查理。）

那是給妮娜治病的。她今天晚上必得睡一覺。

（他冒然坐在當中的椅子上。馬查理不自覺地坐到桌子後面教授的坐位上去。二人相對注視了片刻，戴愛蒙那種毫不矜矜的憤怒的神氣，觸惱了馬查理，使得馬查理更加憤恨他。）

◇ 這個馬查理不歡喜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不過他却真有趣。……從前讀他的著作……就要知道他對於妮娜的態度……他的小說只是表面上寫得好……不深刻，不徹底

……爲什麼？……他有這種才能，然而就是不敢……恐怕他會寫到他自己身上去……有一種可憐虫，一生一世不敢發現自己是男是女，他就是那種人！……

馬查理

◇他用他們在醫院裏診病用的多疑的眼色看着我……就像從愛爾華來到哈佛大學的學生，學他們張着大嘴說A的神氣！……他是專修什麼的？……我想是神經學專家吧……但願不是心理分析家……福洛特先生，你那學說所解釋的東西真多呀！……他造罪活該受懲罰，他在早餐時總得聽許多蠢人告訴他，他們夢見蛇了……呵，多麼容易的萬應靈藥啊！……性就是點金石……「哦伊底帕斯，我的王啊！全世界都在崇拜你了！」

戴愛蒙

◇必得和他談妮娜的事務了……非求他不可……真討厭只有一點時間去勸明白他……他那種人，你拿炸彈才炸得動他……不過也用不着太大的炸彈……這種人嚇也容易嚇壞了……

（舉手。）

妮娜又……更奇險了，豈不是說，她父親的死所給她的打擊，是一種普通的悲傷。但願上帝還是……不，因為她最後明白她再也不能感覺什麼了，所以才是一個打擊。她現

在在樓上正是爲了這個——竭力使她自己興奮，去感受一些東西。

馬查理

(憤恨地。)

我想你是誤會了。她愛她父親——

戴愛蒙

(簡捷而乾脆地。)

我們不要再就誤功夫來動情感了，馬查理，她說不定就要下來，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

(見馬查理似乎又要分辯。)

妮娜真愛你，我看你也真愛她。那麼你就和我一樣，也要想法把她的病治好。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她應該過幸福的生活。

(陡然間說得很激烈。)

不過她現在所處的環境，却並沒有機會。她接二連三的，遭到許多難過的倒楣事情。再來幾次，只爲着要得到安全，她就只得投身溝渠，因爲她自己知道她已經掃到了底，而面再也沒有地方去了！

馬查理

（厭惡，發怒，幾乎跳了起來。）

住口，戴，這種可笑的話，我實在聽不下去了！

戴愛蒙

（懶慢地——命令地。）

你怎麼說這話可笑？妮娜離家以後的事，你知道些什麼？她在我們那兒當了三天看護，我就看出來她自己才是一個病人哪；從那時起，我就一直研究她的病情。所以你還是聽我的吧。

馬查理

（冰冷地。）

我聽着呢。

（預感不幸地恐怖。）

◇ 潘渠……她已經……但願他不告訴我這些……

戴愛蒙

（想。）

◇ 我隻告訴他多少？……不能夠赤裸裸地告訴他，她和那些男人鬼混……他生來不會正視現實……沒有一個作家不是死鑽書本……對他說話，必須要輕描淡寫……然而也

不可太過！……

妮娜的病愈來愈深，他想要去殉節。理由很明顯。高敦走的時候沒有——好，就說是沒有愛她吧。他戰死了。剩下她一個人沒有依靠。她就責備她自己，要犧牲她自己，同時假裝着愛那些傷兵，好給他們幸福。這番意思很好，可惜沒有作好。她作的不得其法。她沒有使那些人相信她愛他們——就連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的這番苦心。多一次這種經驗，就愈使她覺得良心不安，愈決定要懲罰她自己！

馬查理

（想。）

◇他是什麼意思？……她究竟做了什麼事？……多少回？……

（冷冷地輕蔑地。）

請問你對她的這番理論，根據她那幾項特殊的動作？

取愛蒙

（同樣冷淡地。）

根據她喜歡當着人前親嘴，貼額，撒嬌——隨便你叫它什麼——總而言之，親熱罷了
和醫院裏她看護每個病人都是這樣！

（獨刺地，想。）

◇ 親熱……拿這兩個字來形容她的事情還算好呢……但是讓這個女性的人難了，也就够受的了……

馬查理

(痛苦地。)

◇ 他的說謊呢！……他要遮掩什麼？……他也是一個吧？……她的情人？……我一定要叫她離開他……叫她和艾珊結婚！……

(命令地。)

那麼她決不能再回到你醫院裏去了！——

戴愛蒙

(迅速地。)

你說的很對。所以我要你從速應她那樣做哩。

馬查理

(猜疑地。)

◇ 他不要她回去……我一定是錯了……但是他願意她離開，其中必有許多緣故……

(冷冷地。)

我想你過於看重我的力量了。

第二幕

六九

戴愛蒙

（熱誠地。）

一點也不。要把現在的她，和高敦死前的她，兩個連接起來，你是最後的一環了。你在她的心裏，與她以前那快樂，安全，健康，心境和平的時代，有密切的關聯。從她談論你的神情，我就看出來了。她現在仍然尊敬的人只有你了。

（馬查理心虛地吃了一驚，惶惑地看了他一眼，戴愛蒙大笑。）

哦，你用不着驚訝。我是說她對做叔父的那一種愛。

馬查理

（痛苦地頓。）

◆驚訝？……我驚訝了？……唯一她所愛的人……他又說『對做叔父的那一種愛』……如今是查理叔父了！……他真該死！……

戴愛蒙

（看他一眼。）

◆看來心神不安……大約是要逃避他對她的一切責任……他是那種人……那也好！……他一定會更急着把她妥當地嫁出去……

（唐突地。）

所以我才說這一番話。你必得讓她脫離這種生活。

馬查理

(諷刺地)

請問有甚麼辦法？

戴愛蒙

我看只有一條辦法。叫她和艾珊結婚。

馬查理

(大嘆一驚。)

艾珊？

(向門口作了一個愚蠢的姿勢。)

(莫知所措地煩。)

◇又錯了……爲什麼他教她嫁給……又是什麼詭計……

戴愛蒙

對了，艾珊。他很愛她；而且他對她的愛情，是最不自私的愛情了。妮娜也喜歡他。自然是和母和愛孩子似地！但這正是她現在所需要的，她需要有一個人讓她來撫愛、教養，佔據她的身心。更要緊的是，這可以給她一個機會生孩子。她那種犧牲

的慾望，應該得到正當的出路。高敦一死，她心中的感情的生活，就給堵死了，她需要正常的愛的對象。和艾珊結婚應該是個妙法。應該是，自然，誰也不敢說一定。不過我想艾珊的愛既不自甘，加以妮娜真正喜歡他，可以漸漸使他的神智恢復清明，感覺到值得活下去，等到她作到這一步，她就有救了！

（說話的時候，滿是懇懇的情感。他渴望地問。）

你覺得這樣作好嗎？

馬查理

（辯疑 譏諷地含糊。）

對不起，但是我也沒有資格講話。我與艾珊素不相識。

戴愛霞

（加重地。）

好，我知道。他是一個很結實的小夥子，又清白又天真。你可以相信我的話。而且我相信，他的本領很好，等到他長大了，努力工作起來，一定可以成功。他現在還是一個大孩子，但是他所缺少的只是一點自信心和責任心。他現在的事情還不壞，你想她剛起始經營廣告生意——足夠供給他們生活了。

（輕妙地微笑了一下。）

我答應這件婚事，也是在替妮娜開樂方呢。

馬查理

（漸漸動了勢力念頭。）

你認識他的家庭嗎——作什麼的？——

戴愛蒙

（尖刻地。）

如果你打聽他們的門第，我倒不很清楚！他們是北邊的鄉下人：種菓子的，種五穀的，家裏大概還過得去。我從來沒見過他們，可是我想他們一定又天真又強健。

馬查理

（稍帶羞容——連忙改變話頭。）

你和妮娜提過這頭親事嗎？

戴愛蒙

是的，最近半開玩笑地提過好幾回，如果我鄭重其事的，她就不聽了，她說我是開藥方子。但是我想我所說的話，已經在她心裏留下一點點影響了。

馬查理

（猜疑地想。）

◇ 這個醫生是她的愛人嗎？……打算要騙我？……用我來佈置一個於他有利的三角？

……

（潑薄地：然而竭力作出開玩笑的聲調。）

你知道我容易猜疑到什麼上面去，醫生？猜疑到或者你自己愛上妮娜了！

戴愛蒙

（大吃一驚。）

這是什麼話！你怎麼竟會想到這上面來？我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不會愛上妮娜。大多數人愛她的。但是我却不一樣。而且我永遠不。在我心裏，她永遠屬於高敦。也許是我見到他對他的疑情，我才這樣想。

（忽然：——漫瀾地刻薄地。）

並且我不能和別人共愛一個女人 卽或和一個鬼！

（鄙夷地想。）

◇ 不用提那佔有過她的活人了！……艾珊不知道他們……我敢打賭，即使她承認了，他也不會相信的！……

馬查理

（不安地想。）

◇又錯了！……他不早說謊……但是我覺得他遮遮掩掩的……爲什麼他談起高敦來這
樣怨恨？……爲什麼我同情？……

（用奇怪的嘲笑諷刺的聲調說。）

我十分懂得你對高敦的感覺。我自己也不願意和死鬼共愛一個女人。那種死人簡直好
比活著一樣！可是醫生也不能把他弄死，是吧？

（他勉強大笑——又親切又信任的聲調。）

高敦這樣的人，就是死後也不會銷聲匿跡的。這也正是妮娜的父親對於他的感覺。

（忽然想起了這個死去的老人——用悔恨憂愁的聲調。）

你不認識她父親吧？一個可愛的老頭兒！

獻愛蒙

（聽見兩道傳來聲音——警告地。）

嘶！

（妮娜緩緩地走進來。她用一種奇異的，敏樣的，探詢的燈光注視着，看着這個又看着那個，
她臉色灰白，沒有表情，像是一個假面具，對世事交往全然不起情感上的反應。她的眼睛像是
不由自主地不息的，竊探的，記錄的器具。兩人立起來憂慮地注視着她。獻愛蒙退後幾步，走

向一邊，到馬查理在前一場中所在的地方立着，馬查理立在前一場中她父親的地方，如就在原來地方停住。略停片刻。正當這兩個人都要說話的時候，她簽了話，像是他們問過她問題。）

妮娜

（聲音奇怪而單調。）

對了，他死了——我父親——他的熱情產生了我——他開始了我的生命——他完結了。如今只有這個結尾還活着——他的死。它活着是要拉近我，拉我靠近它，好變成我的結尾！

（奇怪而連續地微笑。）

我們這羣可憐的猴子，總把自己藏在那些喚作字的聲音後面！

馬查理

（吃驚地想。）

◇她是多麼可怕？……她是誰？……不是我的妮娜！……

（像是要使自己安心——畏怯地。）

妮娜！

（最愛愛對他作了一個不耐煩的姿勢，好讓妮娜接下去。她所講的話使他感覺興趣，他覺得讓她傾吐出來於她有好處的。她察察地看了馬查理片刻，就像是素不相識。）

妮娜

什麼？

（安定他——帶着真實的情感，那對他總是苦惱的刺激物。）

親愛的老查理！

馬查理

◇親愛的倒楣的查理！……她愛使人痛苦！……

（勉強微笑——安慰地。）

是的，親愛的妮娜！在這兒！

妮娜

（勉強微笑。）

你看來是吃驚了，查理。我好像奇怪嗎？那是因為我忽然看透了那些喚作字的聲音中所藏着的謊話。你知道——哀傷，煩惱，愛情，父親——這些聲音我們嘴裏說着，手裏寫着。你應該知道我的話怎麼講。你不斷地用它。你近來又作新小說了嗎？但是，再想一想，你正是不知道我的意思的人。那些謊話在你手下變成了唯一的實在東西。我想這就是這整個不可捉摸的人生的當然的結論吧，不是嗎？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查理？你唸「謊」(Lie)這個字——

(她把這字拖長地唸出來。)

「Life」再唸「人生」(Life)。Juliet你看！人生只是一個拉長了的謊，末尾帶着一個輕蔑的嘆息而已！

(大笑。)

烏查理

(奇異地痛苦地想。)

◇她真無情！……像一個娼妓一樣！……用污穢的指甲撕抓你的心！我的妮娜！……殘酷的母狐狸！……有一天我不受這個了！我要把每一個女人的實情喊叫出來！……心術並不比一元隨便的娼妓好一點！……

(在悔恨的熱情裏。)

◇饒恕我吧，母親！……我並不是說一切的女人！……

戴愛蒙

(此刻有些焦心了——勸說地。)

你爲什麼不坐下，妮娜，也好讓我們兩個男人也坐下呢？

妮娜

(敏捷而又機械地向他笑了一笑。)

「好吧，愛家。」

（她坐在中間。他走過來坐在凳子上。馬查理坐在桌旁。她諷刺地繼續下去。）

「你又在給我開藥方子了吧，愛家？這是我所寵愛的醫生哩，查理。他就是天堂裏也不會快活的，除非上帝生了什麼病，把他請去！你認識過這樣一個年青的科學家嗎？」
「查理？他相信如果你把一個謊話撕成碎片，那些碎片就是真理！我喜歡他，因為他是這樣沒有人性。但是有一次他吻過我——一時的情慾不能自禁！我吃了一驚，就像是木乃伊吻我似的！隨後他像是也厭惡他自己這種舉動！我不由地笑了！」

（她帶着憐憫的憂慮向他微笑。）

愛家

（溫和地微笑。）

「對了！儘量地刻薄吧！」

（煩惱而仍然開心。）

「我已經忘記那一吻了……從那以後我痛心我自己……她這樣漠不關心！……」

妮娜

（精神錯亂地。）

「你知道我方才在樓上作什麼嗎？我試着禱告呢。我吃力地向現代科學的神禱告呢。我

想到一百萬光年到一個螺旋形的星雲塊——另外無數宇宙中的一個宇宙。但是我們的「由生而死」這區區的不幸，那個神怎麼照顧得到呢？我不能相信神，即使我能相信，我也不去相信！我寧可權做神那種漠不相關的態度，來證明我至少與神有那一個共同點！

馬查理

（煩悶地）。

妮娜，你爲什麼不去休息呢？

妮娜

（取笑地）。

哦，你讓我說，查理！它們只是字，記着！這許許多多的字，都擠到我可憐的腦袋裏，變成思想了！你最好憑它們泛濫吧，不然它們就要崩決了！我情願不惜任何代價相信任何一個神——一堆亂石，一尊泥像，一幅壁畫，一隻鳥，一尾魚，一條蛇，一個狒狒——甚至一個宣揚非凡的真理的好人，我們愛那些福音書裏的殘骨，却把它們的真意，傳給幽靈們去遵守着過活！

馬查理

（又——字立起身來——吃驚地）。

妮娜！你應該住口了。你這樣會使你自己

（他生氣地看了戴愛蒙一眼，像是要這個作醫生的幫忙。）

妮娜

（苦痛地絕望。）

哦，好吧！

戴愛蒙

（回答他的自語——想。）

◇你這可憐的傻瓜！……她把這些話從心裏宣洩出來是於她有好處的……以後就該你勸她與艾珊……

（走向門口。）

我想要出去散一散步。

馬查理

（想——慌亂地。）

◇我不願意單獨和她在一起！……我不了解她！……我害怕！……

（抗議地。）

好……但是——再待一會——我想妮娜會願意

第二幕

妮娜

(無精打采地。)

讓他去吧。我所能說的話都說盡了——對他，我現在想和你談一談，查理。

(殿受要悄悄地走出去，含意地望了馬查理一眼——略停片刻。)

馬查理

(戰慄地想。)

◇這兒……現在……正是我以前所希望的……她和我單獨在一起……她會泣的……我去安慰她……我為什麼這麼害怕呢？……我怕誰呢？……是她嗎？……還是我？……

妮娜

(忽然，可憐地但又輕蔑地。)

你為什麼總這樣胆怯呢，查理？你為什麼總是害怕？你怕什麼？

馬查理

(倉皇地想。)

◇她潛入到我的靈魂裏來偵察我！……

(於是勇敢地)

◇好吧，就這一回，說一點明白話！……

(畏怯地。)

我害怕——害怕生活，媽媽！

媽媽

(緩緩地點頭。)

我知道的。

(略停片刻——奇怪地。)

當上帝被造成男性的形象時，大錯已然鑄成了。自然女人們都願意把上帝當作男性，但是男人應該拿出君子的態度來，記着他們是母親所生，而把上帝作成女性！但是衆神之神——這個「頭目」——却永遠是一個男性，所以把生活弄得這麼邪道，死亡這麼不自然。我們應該想像生活是母之上帝在分娩的痛苦中所產生的。那麼我們就能明白，爲什麼我們——「她」的兒女承繼了痛苦，因爲我們知道我們生命的節奏，是從「她」那受盡了愛與生的苦疼折磨的大心搏動出來的。而且我們會感覺到死就是重新和「她」融合，返回「她」的血肉裏去，變成「她」的心血的心血，「她」的和平的和平！

(馬查理一直在入迷地聽着她。她奇異地笑了一笑。)

與其把上帝男性的上帝，胸膛裏怒吼着自尊自大，殘酷地對待着一般疲倦與無所憑藉的人們，有一個女性的上帝是不是更合理更滿意呢？對不對，查理？

馬查理

(奇異地熱情地亂躁地說。)

是的！要好的多，實在！要好的多，妮娜！

妮娜

(忽然跳起向他走來——帶着可怕的孤寂的幽怨說。)

哦！天啊，查理，我很想信仰些東西！我要信仰爲的是我可以感覺！我很想感覺到他是死了——我的父親！現在我簡直什麼也不能感覺到！查理！什麼也不能感覺到！

(她猛然跪倒在他身畔，手放在他膝上，把臉藏在手中，低泣了起來——抽噎哽咽。)

馬查理

(俯下身去，用抖索的手輕輕拍着她的頭，用顫抖不定的話來安慰她。)

妮娜——不要——妮娜，請你——不要哭——你這樣要生病的——來啊——起來啊——聽我的話！

(他用手緊捉住她的雙臂，他拉着她立起了一半，但是她仍然以手掩面，低泣着，像小姑娘似地，滑落到他的膝上，把臉藏在他的肩上。他的表情變成極大的快樂。)

(喜極而恍惚地低語)

◇像我夢見的一般……並且更要甜蜜！……

(他非常尊敬地吻她的髮。)

◇看吧……這是我所有的慾望……我就是這一類的情人……這就是我的愛情……她是我的女兒……不是女人……我的小女兒……因為她那小女兒的純潔的愛，所以我才勇敢……我才驕傲……再也不怕了……再也不以純潔為恥了！……

(他又溫柔地吻她的頭髮，向他自己微笑。)

(於是用一種不合宜的嬉笑態度安慰她說。)

這樣是不成的，親愛的妮娜——不成，請不成，你知道——我不允許你這樣！

妮娜

(哭泣減退，變為嘆息，聲音模糊——用年青姑娘的聲音說。)

哦，查理，你有多麼親切，多麼體貼！我有多麼需要你！

馬查理

(立顯不安。)

◇需要？……需要？……不是那一種需要吧……她的意思能够是？……

(遲疑地問。)

你需要我，妮娜？

妮娜

是的——非常需要！我非常想家。我很想跑回家來懺悔，告訴別人我是多麼壞，好接受懲罰！哦，爲了我好，我非受懲罰不可，查理，那樣我才好饒恕我自己！現在父親死了，就只有你啦。你願意吧，你願意——不然就告訴我怎樣懲罰我自己好麼？如果你愛我，你一定會這樣辦！

馬查理

(深切地頓。)

◇如果我愛她！……哦，我看實愛她嘍！……

(急切地。)

隨便你願意怎樣，妮娜 怎樣都行！

妮娜

(安穩了地笑了一笑，閉上眼睛緊閉着嘴。)

我就知道你肯答應的。親愛的老查理！

(見他退縮地驚跳了一下。)

怎麼一回事呀？

(她抬頭望着他的臉。)

馬查理

(勉強微笑——諷刺地。)

扭筋痛 風溼症——老了哇，妮娜

(極端苦痛地想。)

◇親愛的老查理！……又沈到地獄裏去了！……

(聲音單調地。)

你爲什麼要受懲罰呢，妮娜？

妮娜

(用一種奇異而遠遠的語調說，仰面望着天花板，並未看他。)

因爲我作了一個又愚又懶的婦人呀，查理。因爲我把又端莊又清潔的身子，給了那些兩手火熱兩眼貪婪，他們叫做愛情的男人們啊！哼！

(打了一個寒戰。)

馬查理

(忽然痛苦地想。)

◇原來她作下了！……這個小醜戲東西！……

(聲音單調。)

你是說你——

(於是懇求她。)
但却不是——獻愛麼吧？

魏娜

(恍然大悟。)

愛麼？不，我怎麼能夠？大戰並沒有使他變成殘廢。那樣作就沒有什麼道理了。但是我曾經和別人——哦，四個，五個，六個，或者是七個人，查理。我忘記了——那並沒有什麼關係。他們都是一個樣子。把他們算作一個看，那一個也是虛無的鬼。是說在我看來的話。他們看他們自己却很重要，如果我沒有記錯。可是我忘記了。

則查理

(痛苦地想。)

◇但是爲什麼？……這個醜陋的小媳婦！……爲什麼？……

(用他那單調的聲音說。)

你爲什麼作這種事情，魏娜？

魏娜

(憂愁地笑了一笑。)

上帝知道，查理！也許我當時知道，但是我已經忘了。全都糊塗了。我當初有心要行

善。不過施與東西是非常難的，而接受尤其可怕！但是施與愛情——一個人的本身——這世界上沒有的！而且討男人們歡喜也是不容易啊，查理。我常時似乎覺到高敦崙崙着一堵牆立着，眼睛裏着繃帶，這些人是一隊行刑的兵士，眼睛也是蒙住了的——只有我看得見，不，我是其中最瞎的了，我不去看，我知道那是又愚蠢又病態的勾當，我比他們受傷受得更厲害，實在，這場戰爭已經把我的心肝五臟全炸出來了！我也知道我在使這些神經過敏的，受苦的人更加痛苦，知道我給他們的禮物，簡直是殘酷的諷刺，他們會咀咒的！但是我仍然做下去，一個又一個，好像一個愚蠢的不能自主的動物一樣，直到不久以前的一天夜間我夢見了高敦，在火焰中從天空跌了下來，他用又憂愁又燃燒的眼睛望着我，所有我那些受傷的可憐人，也像是從他的眼睛裏用燃燒的痛苦注視着我。我哭喊着醒了過來，自己的眼睛也燃燒着。於是我明白我以前作了傻瓜了——一個犯了罪的傻瓜！所以請你施恩來懲罰我吧！

查查理

（苦痛地莫知所措地想。）

◇她若不告訴我這事才好……這算使我非常不安得……我非立刻跑回家去不可……母親伺候着我呢……哦，我多想要個這個小姑娘……那麼我就能懲罰了！……真願她父親還在世……「現在他死去了，就只有你了，」她說……「我需要你」……

(極度痛苦地。)

◇現在成了親愛的查理父親了……哈……這就是她所需要我的！……

(忽然就事論事的聲調，就像她父親嘲笑人的樣子。)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權衡利害，我認爲最妥當的方法，當然是——

妮娜

(瞋目地——閉着眼睛。)

你的聲音活像父親，查理。

馬查理

(聲調和她父親一樣。)

就是你和年青的艾珊結婚。他是一個漂亮人物，又清白又孩子氣，又有實在本領，如果他能找到一個賢內助，鼓勵他努力上進，把他藏潛的能力施展出來，一定能作一番事業。

妮娜

(酸腳地。)

艾珊是一個好孩子。是的，使他表現一番事業就是我的事業。我要忙起來了——表面生活——再沒有內心的煩惱，上帝保佑！但是我不愛他，父親。

馬查理

(柔和地 聲調和她父親一樣。)

但是你却喜歡他呀，妮娜。而且他專心地愛你。現在你也該有小孩子了——小孩子——來，愛情也就來了，你知道。

妮娜

(躊躇地。)

我需要小孩。我必須作母親，好把自己獻給他。我厭惡極了厭惡的病了。

馬查理

(很快地。)

那麼，就算決定了嗎？

妮娜

(躊躇地。)

是的。

(猶豫地。)

謝謝你，父親。你這樣仁慈。你這樣寬大。我並不覺得你嚴厲懲罰過我。但是我決不，決不再犯了。我答應——決不，決不了！——

第二幕

九一

（她入睡，發出輕柔的鼾聲。）

馬查理

（仍然是她父親的聲調——很像父親地——向下望。）

她忙了一天了，可憐的孩子！我把她送到她房間裏去。

（他立起身來，蹣跚安穩地在他懷裏睡熟。恰好艾珊從右方進來，手裏拿着那包藥。）

艾珊

（恭敬地露齒而笑。）

這兒是——

（看見了妮娜。）

啊呀！

（激動地。）

她暈倒了嗎？

馬查理

（和藹地向艾珊微笑——仍然是她父親的聲調。）

噫！她睡着了。她哭過以後就睡着了……像個小姑娘一樣。

（於是慈靜地。）

我們先談到你，艾珊，我敢斷言你一定很有希望。

艾珊

（受了感動，眼睛望着移動的脚和玩弄着的便帽。）

多謝——我——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謝——

馬查理

（走向門戶——掩住了他自己的聲音。）

我必得回家去了。我母親在等着我呢。我把妮娜抱上樓去，放在她的床上，給她蓋些東西就走。

艾珊

我可以幫你的忙嗎，馬查理先生？

馬查理

（帶鍾地。）

不。我自己還無法幫我自己的忙哩。

（見艾珊聰明其妙並且吃驚，他再加一句，用一種諷刺，自嘲，和愛的語氣說。）
以後你就叫我查理好嘍。

（他走出去的時候，一面對自己諷刺地笑着。）

艾珊

(向他背後望了片刻——不覺自禁地雀躍——快樂地。)

好人！好一個老查理！

(轉身馬金理聽見了或是猜着了，從兩道靈頭轉來他的苦笑。)

(幕)

第三幕

景：約七個月以後——北蘇州州艾瑪家的餐室！——大年暮春的一天，早晨九點鐘左右。

屋子高大而不合比例；十九世紀木製鄉村建築的壯麗，散佈各處的虹形窗式的房屋，多有此等餐室。房中有一個笨重的吊燈，用鏈子懸在桌子的中心上面，桌子後而有一套直背椅子，間隔地疊堆放著。牆紙作令人不快的棕色，近天花板處被霉點所蝕，盡是潮濕的污跡，紙條接合的地方，已經剝落下來。地板上舖有污斑的棕色地毯，上面深紅色的花紋都已模糊。左面牆上有一窗子，懸著潔白的布帘，外面是遊廊，所以陽光射不進屋內，即或遊廊外面的花園是明媚和暢的天氣，室內的光線也是陰沉無生氣。後方左旁有門，外有甬道通遊廊。門右有一沈重的食器櫃，屬於飯廳傢俱的一部，陳列一些「公司」瓷器和玻璃器。右牆有門通廚房。

妮娜坐在桌子的尾端，背朝著窗子，正在寫信。她整個的性格像是改變了，臉上有滿意的神情，看樣子心裏是很平靜。她的外表也變了樣子，臉和身段已經豐滿，美在一般所謂的美麗，不像以前那樣引人注意那樣怪異；臉上奇異的誘惑性已經完全失去，只有眼睛依然神祕，毫不改變。

妮娜

（把剛才自己寫的信，念給她自己聽。）

◆這是一所奇怪的房子，愛蒙。它的靈魂有點毛病，我敢斷言。所以你一定會酷愛它。這是個可怖的古老地方，衰敝的屋上裝飾，帶着橙黃色的點綴品，還有許多避雷針。四周一望無邊，是許多畝的蘋果樹，花在盛開，都是白色，略帶緋紅，很美麗，就像是在挽着新郎——春天——的手臂，從教堂裏洋洋得意地走出來的新娘子。

◆這使我想起來，愛蒙，我和珊結婚已經六個多月了，從婚禮以來，連你的影子也沒有見過。你以為這樣作好嗎？你至少應該給我寫一兩行。但這只是說笑話罷了。我知道你現在得到了機會，能多麼忙碌；你總是要作研究工作。聽說你得了這個位置以後，我們兩人給你去的賀信，你接到了嗎？

◆且歸到這所房子。我覺得它已經失去了靈魂，而且習慣於沒有靈魂而存在下去了。並不是有什麼東西作祟——一所房子所有唯一的常態生活便是一些鬼——正如我們的心一樣，你知道。所以雖然昨天黃昏我們初次到了這兒，我就對我自己說「顯然是有東西作祟」，如今當我在其中度過一夜以後，我知道即或以前這裏有過什麼鬼怪，在好久以前也已經收斂形跡，過蔓草，過蘋果樹間一片片的霧而漂流走了，並不回頭看一眼，毫無不捨的意思。真不相信珊會生於是，長大於是。我很高興他並沒有把這地方的影響顯示出來！昨夜我們在他下生的房間裏睡的。他睡着了，我不能入睡。我醒着躺在床上，呼吸窒塞，似乎是空氣中的生命，爲了留住垂死的人多活片刻，早已筋疲

力竭了。很難令人相信有人生在這裏。我知道你會乖戾地說：「她還是病態的人」，然而我却並不如此。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常常過。我覺得泰然平和。

（信封上抬起眼睛來，為難地想。）

◇我要告訴他嗎？……不……我自己的秘密……誰也不告訴……連珊也不……為什麼我不會告訴她呢？……對於他有許多好處的……他會非常地驕傲他自己的，可憐的寶貝……不……我要把它只當作我一個人的孩子……只是我的……能够多麼長就多麼長……等我到紐約去的時候，便可以讓愛蒙知道了……他可以薦一個好的產科醫生……他聽見了會多麼高興！……他常常說那對於我最有好處的……可不是，我真高興想到……而且我現在愛珊……愛他的……那也是他的小孩子……

（快樂地嘆息了一聲，又繼續通信。）

◇說起珊的下生，你實在應該找一個時候見一見他的母親。真奇怪，她與他相像的地方太多了，昨夜我一看見她，就覺得是一個奇怪的女人。自從她知道我們結婚以後，她每星期必定寫給珊一封信，竭力請我們去看望她。信中的措辭實在是命令，再不然就是祈禱。我疑惑她自己在這所大房子裏孤寂得可怕。珊對她的情感也使我莫明其妙。在她來信以前，他從沒有提過她，若不是我堅持着要來，我相信他還不會看一個可憐的女人。他的態度簡直使我震驚。就像是他的忘記還有一個母親了。但是只要他遇見

她，他是够親熱的。她見到查理和我們在一起，她簡直是大驚不安，幸而我們對她解釋，承他的好意，藉了他的車子，我們才來度這蜜月，雖然太遲了。查理對他的車子，像一個無事忙的老婦人，總不放心叫珊或是我駕車——

馬查理

（從後方入。他衣飾整齊，乾乾淨淨，臉色略有倦意，但是和藹地微笑着。手裏拿着一封信。）

早安。

（她微吃一驚，本能地用手掩住了那封信。）

珊娜

早安。

（開心地想。）

◇如果他知道我剛才寫的什麼嗎……可憐的老查理！……

（揩着他手裏的信。）

原來你也早晨起來就寫信的。

馬查理

（忽然誠的地讚美。）

◇爲什麼她那樣掩掩藏藏的？……她是給誰寫信？……

（走向她。）

給母親寫兩句，叫她知道我們都沒有被土匪殺掉了。你知道她多麼惦記。

妮娜

（想，帶着一絲憐憫的輕視。）

◇這是個小孩子，穿着媽媽的圍裙……可是他對她的孝道解動人的……如果我生養一個男孩子，希望他也這樣愛我……哦，希望是一個男孩子……康健、強壯，而且美麗……像高敦！……

（忽然感覺到馬查理的好奇心——敷衍地。）

我是寫給戴愛蒙的。我早該給他寫信了。

（他摺起來放在一旁。）

馬查理

（愁悶地想。）

◇我表以爲她已經忘了他呢……可是我仍然以爲那只限於友誼……現在我絕對管不着了，她已經結了婚……

（敷衍地。）

第三幕

九九

你夜間睡得好嗎？

妮娜

連眼皮都沒有闔一下。我的感覺奇怪極了。

馬查理

因為是睡在一個牛床上吧，我想。

（開玩笑地。）

你看見鬼了嗎？

妮娜

（憂愁地微笑。）

沒有，我覺得鬼都捨棄了這所房子，連一個魂靈也沒留下——正像死人往往離開活

人——

（勉強笑了一笑。）

如果你懂得我是什麼意思。

馬查理

（不安地想。）

◇又說病話了……好久以來不這樣了……

(戲弄地。)

喂！我聽見墳地在睡夢中打呵欠——可是我所未見的一面，是一個明媚的早晨，一簇簇的花，正在開放，一棵棵的樹，相接相連，而你，如吳我沒有弄錯，是正在度蜜月！

妮娜

(立刻高興地開玩笑。)

哦，好哇，老朋友！『上帝居其所，世界萬物皆順序！』就連琵琶的琴轆也沒有了！

【琵琶Pippa係布朗寧詩中之女士人公，妮娜以之自況。】

(她跳到他的面前。)

馬查理

(感動地。)

今天早晨的琵琶真是可愛！

妮娜

(趕快吻他。)

你這句話值得讓我吻這一下！我是說，提到鬼，我想起男人說女人的一句俏皮話：有她你活不了，沒有她你也活不了。

(踮立，玩笑地逗着他。)

第三幕

101

但是你立在那兒，每一次呼吸都證明我說謊：你沒有鬼，也沒有女人——像一個海豹一樣滿足！一樣漂亮。

（她向他吐了吐舌頭，帶着些甚麼笑的態度，作了一個鬼臉。）

呸！還是給你的，胆怯的查理，你這臨陣脫逃的單身漢！

（她跑到廚房門口。）

我去弄點咖啡去，你要嗎？

馬查理

（勉強微笑。）

不要，謝謝你。

（她走進廚房裏去。）

（極端苦痛地想。）

◇沒有鬼！……只要她知道……她表面上開玩笑，實際上是看不起我！……

（自嘲地。）

◇「但是姑娘們遊戲的時候，胆怯的查理便跑開去了！」

（於是那換他自己。）

◇胡說！……我好久沒有過這種念頭了……自從她們結婚時起……因為她幸福我也幸

福……然而她幸福嗎？……在前兩三個月，她顯然是做着……吻他吻得太多了……就
像她打定主意要作一個賢妻……於是她忽然滿足了……她的臉兒豐滿了……眼睛潤
洋洋地寧靜了……她懷了孕……哦，她一定是……我希望如此……爲什麼？……爲了
她的緣故……也是我的緣故……她有了一個小孩，我知道我能够完全接受……忘記我
已經失去她了……失去她了？……笨驢！……你怎麼能够失去你從來不曾有過的東
西？……除了在夢裏！……

（大怒地搖頭。）

◇來問地兜圈子……思想……他媽的害人的毒物！……靈魂的蚊虻……嗡嗡地叫，整
人，吸人的血……爲什麼要請編娜同艾珊一道旅行……對於我却是正經事，實在……
我下一部小說需要一個新背景……「馬先生推陳出新了」……對了，他們正在教授
家裏受窮……沒有錢過暑假……從沒度過蜜月……我每晚裝作很疲倦，好讓他們可以
……剛吃過晚飯我就去睡覺，好讓他們倆在一起……我不明白她是不是真歡喜他……
那樣喜歡他？……

（花園傳來艾珊和他母親的聲音。馬查理走過去仔細向外張望。）

◇艾珊陪着他母親呢……奇特的婦人……強壯……小說中有牌的好角色……不，她太
陰鬱了……她的眼睛憂愁得很……而且也冷得……他們進來了……我駕車到鄰間

去兜一個圈子……給他們機會開一個家庭會議……討論妮娜懷孕的事情，我想……艾珊知道嗎？……他並沒有表示……爲什麼作妻子的要把這件事情瞞着丈夫？……厥始的羞恥心……以爲繼續生命是犯罪，怕把新鮮痛苦帶給這個世界……

（他從後方走出去。甬道外面的門鬆着開了，艾珊和他母親顯然當馬查理將走出去的時候，遇見了他。他們的聲音，他解釋的聲音，都聽得見，外面的門開了又閉了，是馬查理走出去了。片刻艾珊和他的母親進了餐室。艾珊神色又阻快又快樂，就像是他不能十分相信他的好運，常常常常告訴他自己這其實事，但於他正在乘風破浪，放射着愛情，忠誠和孩子氣的崇拜。他現在是一個長得討人歡喜的，生氣勃勃的少年了。他穿着汗衫和麻布短褲，很像大學生的派頭。他母親身材瘦小，體質孱弱，她那被鐵灰色的頭髮覆着的頭和臉，與身軀配起來好像是太大，所以第一眼看到她，會覺得她像是一個精巧的木偶，栩栩如生的玩偶。她年紀只有四十五歲左右，看着却像是至少有六十了。她臉上五官非常纖細，在當年一定是一個富於幻想的，溫柔的，嫵媚人的美女，但是她的經歷已經把那柔軟的曲線壓得扁平，把那嘴脣成齒縫在一扇鎖着的門的細線，那溫柔的下頰因爲牙齒長時期緊閉的緣故，變得向前翹着。她臉上很蒼白。她的湛黑的大眼睛是冷酷的，顯示着她因爲靈魂被禁錮着的痛苦。但是一種甜蜜的親切之情，以往曾經誠信生命是善良的遺跡，在她的嘴角如少女般地易逝地盤旋着，把眼睛裏酸澀的冷酷，軟化成深沉的煩惱。她的聲音驚人地跳躍着，從撫愛的柔和變到冷峻單調的斷言，像是她所說的話，只是一些聲音，沒有絲毫情感去引動它。）

艾 瑞

(當他們進來的時候——正對他母親談話，聲調愈發尖銳，自負而誇大，是小孩子在母親面前表現他的勇敢的樣子，大膽作激動的詔辯。)

過兩年你就用不着操心那些蘋果的收成。我那時就能夠侍奉你了。你等着看吧，自然我現在掙錢不多。我也不能希望掙那麼多。我剛才開始呢。但是我進行得很順利呀，一切都好，一切都好——自從我結婚以來——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既然——哦，告訴你，寇爾——他就是那位經理，那個不多見的好人——喚我到他公事房裏，告訴我他看重我，我的才能正是他們所需要的，而且他以爲我將來一定是一個人材。

(驕傲地。)

你看怎麼樣？實在是够好的了，是嗎？

艾太太

(含糊地——他所說的她顯然沒有聽見許多。)

那很好，瑞。

(煩燥地想。)

◇我真希望我是錯了！……但是她一踏進門口，我就像從前一樣恐懼得直打寒戰！

……我想她沒有告訴艾瑪，但我一定要弄個究竟……

艾 瑪

（見到她心不在焉——很不高興——暴躁地。）

我敢打賭，我說的話你沒有聽見一個字，你是不是還在惦念那些蘋果樹呢？

艾太太

（心虛地吃了一驚——辯解地。）

是的，我聽見你了，瑪，字字都聽見了！我正在想這件事——你做事做得這樣好，我多麼得意！

艾 瑪

（怒息了，但是依然埋怨。）

看見你那不高興的神氣，誰能想到你是歡喜！

（但是受了鼓勵，繼續下去。）

寇爾還問我結婚沒有——似乎實在是關心我——說是他聽了很高興，因為結婚使人有一種正常的志願——不自私的志願，為他的妻子工作，不只是為他自己——

（於是難為情地。）

他甚至問我，我們家裏是否又要添人口了。

艾太太

(抓住機會！) 咳！咳！咳！
就強發笑。)

我也正要問你呢，珊、

(煩燥地脫口而出。)

她 妮娜 她還沒有懷孕吧，是不是？

艾 珊

(說不出來心虛的神氣——像是個不願意承認似地。)

我 哦——你是說：她現在要，我想不吧，母親。

(他隨便地望望窗子，若無其事地吹口哨，向窗外開眺，但是作得太過火了。)

艾太太

(冷酷地放下心地想，)

◇他不知道……那真讓人感謝，無論如何……

艾 珊

(激烈滾滾地想。)

◇如果有那樣的事情！……不久！……妮娜已經開始愛我了……有一點兒……最近兩個月來我已經感覺到……上帝，這已經使我快樂了！……在以前她並不……只是歎

喜我都了……那是我所要求的一切……從未敢希望她會來愛我……抑或是一點兒……這樣快……本時我覺得簡直好得不像是真事……不配她愛……然而現在……如果有那樣的事……我就相信了……孩子的身子裏就會有……一半妮娜，一半我……活生生的證據！……

（煩惱起來。）

◇而且我知道她非常需要一個小孩子……她要嫁我的一個原因……而且我知道她想到那個就會來愛我……真來愛我……

（抑鬱地。）

◇我不明白爲什麼……早就應該有了……希望沒有什麼差錯……在我一方面！……

（他稍吃了一驚，聽說這些思想——忽然起了裏一的希望，懷着希望轉向母親。）

你爲什麼問我那話，母親？是不是你以爲——？

艾太太

（急忙地。）

不是！我並不以爲她已經有了！我決不這樣想！

艾瑪

（沮喪地。）

哦——我想也許——

（接着換了題目。）

我想找應該上去問候一下白茜姑母。

艾太太

（臉上變成防禦的神情——用不流利的聲調，蒼黃地。）

假使是我，我就不去，珊·從你八歲起，她一直沒有和你見面。她不認識你了。你現在正在蜜月期間，況且你們年青人見老年人，總覺得不快活。你自己反時行樂吧！

（於是向門口推他。）

嘿！追上你那個朋友，他正要開車出去。你同他坐車到城裏去，給我一個機會，認識認識我的兒媳婦，叫她告訴我她怎樣照應你！

（她甜甜一笑。）

艾
珊

（熱情地叫了出來。）

她照應得那麼好，我真不配！她太好了，母親，我知道你會愛她的！

艾太太

（溫和地。）

第二幕

一〇九

我早就愛她，珊！她是又溫柔又漂亮！

艾珊

（吻她——愉快地。）

我把這話告訴她。我從這邊出去，和她接吻告別。

（他從廚房門跑出去。）

艾太太

（望着他的背影——熱情地。）

◇他愛她！……他很幸福！……最要緊就是這個！……活得很幸福！……

（煩燥地想。）

◇只要她不是要生小孩就好……只要她不太想要生一個小孩……我一定要同她講個清楚……一定要！……沒有別的法子……爲了同情……爲了公道……不能使我孩一遇見這事……他必得活得很幸福！……

（聽到廚房裏來的脚步声，她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

妮娜

（從廚房裏來，手裏端着一杯咖啡，快樂地微笑着。）

翠安——

（略遲疑——躊躇地。）

母親。

（她走過來吻她——滑下去坐在地板上她的身旁。）

艾太太

（慌張地——急迫地。）

早安！天氣真好！我本當到這兒來給你預備早餐，可是我出去和珊閒逛去了。希望你把吃食都找到了。

妮娜

我都找着了！我吃得太多了，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她望着那一杯咖啡點頭，笑。）

你看，我還在喝哪！

艾太太

很好！

妮娜

我下來得這麼晚，應該醉個禮兒。艾珊應該召呼我一聲。但是我晚上睡不着，直到天亮才瞌眼。

艾太太

(奇怪地。)

你睡不着？爲什麼？你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這所房子？

妮娜

(爲她的聲調所驚動——仰起來看。)

不，爲什麼呢？

(想。)

◇她的臉這麼會變！……多麼憂愁的眼睛啊！……

艾太太

(煩慮而痛苦地想。)

◇必得要告訴她……必得要……

妮娜

(她自己也煩慮起來了。)

◇討厭的死寂的感覺……當禍事發生以前……接到高敦死訊的電報以前，我也有同樣

感覺……

(嘆了一口嗝，竭力作出愉快不在意的樣子。)

艾瑪說你有話要對我談。

艾太太

(遲鈍地。)

是的。你愛我孩子吧，不是嗎？

妮娜

(微吃一驚——勉強微笑，做快掩，)

哦，當然！

(鎮定她自己。)

◇不，這並不是說謊……我看實愛他……我的孩子的父親……

艾太太

(脫口而出。)

你要養小孩子了嗎，妮娜？

妮娜

(緊握艾太太的手。)

(直率地。)

是的，母親。

第三幕

艾太太

（聲音單調，毫不柔婉——言詞急迫而機械。）

你想是不是太快呢？你想是不是最好等到艾珊掙錢多一點兒的時候？你想這是不是他和你的——一個累贅？爲什麼你們不繼續過那幸福的生活，只有你們倆？

繩媽

（吃驚地想。）

◆她這話中藏着些什麼意思？……又是死寂的感覺！……

（睜開地——不悅。）

不，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些事情，艾太太。我需要一個小孩子——比什麼都厲害！我們全都需要！

艾太太

（絕望地。）

我知道。

（於是冷酷地。）

但是你不能夠！你得下決心你不要小孩子！

（暴烈地趨——甚至快意地。）

妮娜
◇告訴她……叫她受一受我當初受的罪！……我一向太寂寞了！……

（恐懼地預知凶事地想。）

◇我已經知道！……晴空裏……黑雲！……

（跳了一——昏迷地。）

你是什麼意思？你怎麼能說出那樣的話來？

艾太太

（柔和地伸出手去，想要撫摸妮娜。）

只是因為我要使珊——也想要你，孩子——幸福啊。

（當妮娜從她手邊縮了回去——不聽曲地。）

你就是不能。

妮娜

（侮謔地。）

但是我能，我已經有了！我是說——我要，你懂我的意思嗎？

艾太太

（溫和地。）

我知道不容易。

（於是頭然不動地。）

但是你不能這樣下去！

安娜

（猛烈地。）

我不相信你知道你是說的些什麼！你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瓊的親媽——你會感覺得怎樣，如果有人——當你懷着瓊的時候——走來對你說？

艾太太

（暴烈地想。）

◆現在是我的機會了！……

（不成聲調地。）

他們是說了，瓊的父說的——我的丈夫，我也對我自己說過！我盡了一切的力量，我丈夫所能想到的一切，盼望我可以不——但是我們知道的有限。當我臨盆的時候，我聽告瓊生下來就死，瓊的父親也聽告，但是瓊生下來，就是結結實實，歡歡喜喜的，我們只好愛她，在恐懼中度日子。他使得我們倍加痛苦。你將來也要受這種痛苦的。」

瓊呢，他也會走他父親所走的那條路的。你的小孩子呢，你會使他受盡了苦楚。

(稍形激烈地。)

我告訴你那是罪惡——比殺人還要重大的罪惡！

(於是恢復原態——譁鬧地。)

所以你不能夠，妮娜！

妮娜

(一直在心不在焉地踱着——想。)

◆不要聽她！……死寂的感覺！……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她要殺死我的小孩

……哦，我恨他！……

(歇斯底里地充滿了忿憤。)

你是什麼意思？你為什麼不痛快地說出來？

(激烈地。)

我覺得你真可怕！聽告你的孩子生下來就死！你是說謊，你不會的！

艾太太

(想。)

◆我知道她現在是作什麼呢……正和我當初一樣……竭力不相信……

(暴烈地。)

◇但是我使她相信！……她必須也要受苦！……我太孤獨了！……她必須分一分我的痛苦，幫助我救我的孀……

（聲音更加沉鬱，單調，冷酷無情。）

我以為我够明白的了，但是我不妨說的再明白一些。只是記着這是家庭中的一樁秘密，而且你也是一家人了。這是艾文的禍患。我丈夫的母親——她是個獨生女兒——死在瘋人院裏，她的父親死在她以前。我知道得很確。我丈夫的姊姊，孀的姑母，她也是個瘋子。她住在這所房子的頂樓上，好幾年不出她的屋子，我照顧着她。她只是坐着，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她很不樂，常常自己大笑，世界上沒有她所關心的事情。但是我記得她沒病的時候，她是很樂，她一直沒有嫁出去，附近的人們都害怕同艾家的人結婚，雖然他們在這一帶是富戶。我想他們知道瘋病會傳下去，不知道要傳多少代，艾家的情形。直到我和丈夫結婚才知道。他是在我的家鄉遇着我，那時沒人知道他家的底細。我們結婚以後他才告訴我。他請求我饒恕他，他說他太愛我了，離開我會發瘋的，說我是他行救的唯一希望。所以我饒恕了他。我非常地愛他。我對我自己說，我要作他的救星——如果我們沒有生理，我也許真救了他了。我丈夫到那時候實在是很強健的。我們過着我們永遠不生小孩子，整整兩年我們時時刻刻地小心着。後來有一晚上我們去跳舞，喝了一點果子露酒，剛剛够——忘記了——在月

光下面乘車回家去——那月光！——這樣小的事情竟鬧成大事了！

妮娜

（踴躍地呻吟。）

我不相信你！我不要相信你！

艾太太

（低沉單調地繼續下去。）

我丈夫，珊的父親，他和我雖然竭力奮鬥，但他終於失敗了，這時珊只有八歲。他活不下去，擔心着珊，時時刻刻想着這禍患會臨到珊身上。當每次他生病，或者頭痛，或者碰着了頭，或者嚇哭了，或者中了夢魘喊叫，或者說些奇怪的話，像小孩子普通說的那樣。

（稍形粗魯地。）

那樣恐懼地活著真是非常痛苦，我知道！我在他身旁親自經歷的！那幾乎使我發狂——但是我的血液裏沒有傳上瘋病，所以我能活到現在來告訴你！你一定要明白你不能，妮娜！

妮娜

（忽而爆發——狂亂地。）

我不知信你！我不相信珊會娶我，如果他知道——

艾太太

（小別地。）

誰說珊知道的。他絲毫不知道。那就是我一生的工作，設法不讓他知道。當他父親中了瘋病以後，我立刻把珊送到寄宿學校去了。我先告訴他父親病了，不久以後我就打發人送信去說他父親死了。從那時起，冬天我把他留在學校裏，夏天叫他回去探營，我去看望他去，從來不讓他回家，一直到珊在大學二年級，他父親當軍死去的時

候。

（長嘆一聲。）

那真够人受啊，捨棄了珊，知道我那樣做，會使他忘記他還有一個母親。我看護他們倆，使我忙得沒有功夫去想。我很高興。但這正是以後我所要想的，妮娜：這是千真萬確，我丈夫有我的愛的幫助，可以心神寧靜的，如果不是我有了珊。而且如果我從來沒有過珊，我也就從來不會愛過珊——當他不在身旁的時候，也就從來不會去惦念他了，是嗎？——而且我也保全了我的丈夫。

妮娜

（斷不注意後面這些話——志得意滿地笑。）

我還以為是多麼正常！多麼健康，多麼清醒！不像我啊，我還以為他會給我生一個健康的、快樂的小孩子，讓我忘了我自己，去照顧他們，學着去愛他！

艾太太

（戰慄，跳了起來。）

學着愛他？你告訴我你愛艾瑪呀！

妮娜

不！或許我幾乎愛過——最近——但只是當我想到他的小孩子的時候，現 我恨他了！

（她開始歇斯底里地哭。艾太太走近她，雙臂摟住了她。妮娜放聲哭泣。）

不要挨我，我也恨你！為什麼你以前不告訴他，他決不能夠結婚呢？

艾太太

若不把一切都告訴他，我怎麼說得出什麼理由來呢？而且在你們結婚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你。後來我要給你寫信，但是我怕他會讀到。而且我不能撇下樓上那個瘋人來看你們。我總是寫信叫珊把你立刻帶來，雖然叫他來會讓我害怕，因為怕他猜疑什麼。你必得立刻叫他離開這兒，妮娜，我只是希望你並不立刻要小孩子。現在的年青人都不需要——直到我見到你，把一切都告訴你以後。並且我想你會愛他，像我

愛他父親一樣，只要和他在一起就滿意了。

妮娜

（仰起頭來——狂野地。）

不！我不！我不願意！我要離開他！

艾太太

（搖動地——暴烈地。）

你不能！那他非發瘋不可！那你太對不住他了！你還看不出來他多麼愛你嗎？

妮娜

（掙脫地——剝離地。）

哦，我是不愛他！我嫌他只因爲他需要我——我要小孩子！現在你告訴我，我必得殺死我的——哦，是的，我明白我必得，你用不着再講解了！我大愛它了，我不會讓它這樣冒險，但是現在我也恨它，因是它有病，那不是我的小孩子，那是他的！

（非常奇譎的諷刺。）

可是你現在還敢告訴我，我連理都不能離開！

艾太太

（很憂愁很苦痛地。）

你方才說因為他需要你，你才嫁他。他現在不是還需要你嗎——比以前都厲害？但是我不能告訴你，不要離開他，你若是不愛他的話。但是你不愛他，當初就不該嫁給他。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你的錯處。

妮娜

（極端苦痛地。）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你是什麼意思？——艾瑪好好兒的……和從前一樣——而且那不是我的錯處，無論如何！——那不是我的錯處！

（良心不安地。）

◆可憐的珊……她說的對……不是他的錯處……那是我的……我要用他來救我自己……我又成了懦者……和我對高敦一樣……

艾太太

（冷酷地。）

你知道如果你離開他，他會出什麼事情嗎？——我已經全告訴你了！

（忽然強烈的懇求。）

哦，我要跪下來求你，不要叫我的孩子冒那種險！你必得給艾索留一個人，這最後的一個，有機會活在這世界上，而且你要學着愛他，如果你已經為他犧牲够了！

（於是冷酷地微笑）

哦，我甚至於還愛樓上那個白癡，我照應了她這麼多年，簡直可以說我爲她活了一生。你把你的的一生給了瓊，那麼你愛他就和愛你自己一樣。你不得不如此！那和死一樣的確定！

（她又奇怪又溫和地大笑，顯然又開心又痛苦。）

麗娜

（懷着遲鈍愚魯的詫異。）

那麼你已經找到安寧了？——

艾太太

（冷笑道。）

人們都說，伊甸油綠的田野裏才有安寧！你非得死了才能知道真假！

（於是驕傲地。）

但那些又愛我又相信我的人，我一生對得起他們，我很覺得自豪！

麗娜

（受了打擊——莫知所措。）

對了——那是實情！

（奇異地想。）

◇一生對得起人……自豪……相信……正直……誰在和我說話呀……高敦！……
哦，高敦，你是不是叫我把我的生命給珊？……珊也愛你……他說，如果我
們有一個小孩子，爲了高敦的榮譽……高敦的榮譽！……爲了你的榮譽，我現在須要
作什麼事，高敦？是的！……我知道！……

（機械地遲鈍地說。）

好吧，母親。我陪着珊在一起。既然那不是他的錯處，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可惜
的孩子！

（忽然暴躁地爆發了出來，失望地叫喊。）

但是那我太孤單了，！我失去了我的小孩子！

（他怔怔地跪在艾太太的腳下。）

哦，母親，我怎麼活得下去呢？

艾太太

（悲慘地想。）

◇現在她知道我的痛苦了……現在我必得幫助她……她本有權利生孩子的……又一個
小孩子……在某一個時候……用某種方法……她在犧牲了性命救我的珊……我一定要

救她！……。

（嗚咽地。）

也許，妮娜——

妮娜

（又遲鈍又忿怒地。）

對她怎麼辦呢？你要他幸福，是嗎？他和我同樣需要一個小孩子！如果你對於他還有一點了解，就該看得出來！

艾太太

（憂愁地。）

這我知道。他的事我也看得出來，妮娜。

（暗中摸索地。）

一定有一個法子的——無論怎樣。我記得我懷着環的時候，有時候我願意忘記我是一個作妻子的，只記得我身子裏的小孩子。那時我時常望着，在結婚後的第一年，我故意走出去，不讓我丈夫知道，找一個男人，一個健康的男人來生育，像我們對家畜的選擇配合一般，好給我所愛的男人一個健康的小孩子。如果我不愛那個男人，他也不愛我，又有什麼害處？於是上帝低低地說：「那是罪惡，萬惡淫爲首。」但是上帝走

過以後，我又向我自己講理，那樣我們可以有一個康健的小孩子，我用不着害怕！而且，或許我丈夫不知道他怎樣覺得，他却會覺得，我不害怕，這個小孩子沒有病，這樣他用不着害怕，我却就拯救了他。

（於是冷嘲地。）

但是我非常怕上帝，決不敢作！

（於是很嚴直地。）

他愛小孩子，我可憐的丈夫算是愛他們，而且他們也都敬愛他，你從沒有見過那樣子，他天生是一個好父親。珊也是這樣。

妮娜

（臉是距離甚遠——奇異地。）

是的，珊也是這樣。但是我却和你一樣。

（傲慢地。）

我不相信天父！

艾太太

（奇異地。）

那麼你作起來很容易了。

第三幕

(冷酷地微笑。)

我也並不相信『他』，現在不再相信了。我從前最愛費神追究什麼是上帝，什麼是魔鬼，但是我已經想得很穿了，我眼看著一般可憐的人，無辜受到懲罰，我也陪着他們受到懲罰。除了所愛太多以外，並沒有造下什麼罪。

(決斷地。)

幸福的活着，那就是我們行善的捷徑！幸福，就是行善！其餘都是空話了！

(略停——懷着奇異的刻薄的嚴酷。)

我愛我的孩子，珊。我明白他非常想要你生一個小孩子。珊必得確實知道你愛他——才能幸福。只要你能使他幸福，他怎樣做都是好的——好的，妮娜！我不管是什麼！你必得有一個健康的小孩子——有一天——你們倆都可以快樂！那是你應盡的責任！

妮娜

(莫知所指地——宛如耳語一般。)

是的，母親。

(渴望地翹。)

◆我想要幸福！……那是我的權利……也是我的責任！……

(於是忽然陷入自覺有罪的痛苦。)

◇哦，我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我快忘記你了……你死了以後，又想要生別一個！我覺得你在我的心上撲打着求我憐憫……哦！

（極端悲痛的哭。）

艾太太

（溫柔地而且帶著深厚的同情。）

我知道你受了什麼痛苦，剛才所說的我也不願意再說。我知道我們倆以後再也不能見面了。你和珊一定要忘掉我。

（見妮娜作了一個抗辯的動作——冷酷地頭然不動地。）

哦，是的，你們會容易。人們什麼都會忘掉。他們只好忘掉，可憐的人們，我是說剛才我所說的，關於一個健康的小孩的事，到你忘掉了——這一個以後，等你需要的時候，你好記得。

妮娜

（憤恨地啜泣。）

別說了！求你，母親！

艾太太

（忽然溫和——雙手把妮娜扶起來，間斷地。）

可憐的孩子，你像我的煩惱，產生的女兒！
珊從來也沒有你現在和我親近！我要你
幸福。

（她開始發沒，吻着妮娜低淺的頭。）

（幕）

第四幕

景：約七個月以後，次年初冬的一個黃昏。仍然是教授的藏書室。櫃子裏的書一向沒有動過，一本一本嚴整地排列著，看不出空隙，把它們和這個世界隔離開的玻璃，如蒙上了一層灰塵，使它們顯得模糊，污損，毫無生氣。桌子雖然還是舊有的那一張，却不復是以前教授的桌子了，它與室內其他傢俱一樣，陳設雜亂，可見教授那井然有序的原則，已經不可能調整一切，以適合他的性格。桌子像是患了神經病。一卷卷大英百科全書和「強壯成功術」一類通俗論文摺雜一起，與經典的習卷相混，摩登得刺目而不調合，東一本西一本地堆積著。書上的名字朝著各個方向，沒有上下兩本書是有關係的。結果是擺得全然不成系統。此外墨水瓶，鋼筆，鉛筆，橡皮等雜籍各處，桌子中間放一打字機和一盒打字紙。桌子後面的椅子被推到後方，把地氈壓起了一片。桌旁地板上有一個盛他滿滿的廢紙籃，幾張紙，還有一個橡皮的打字機套，像散壞了的帳篷一般。搖椅已經不在中間，放得靠近桌子，照直向著桌子，背朝著板櫥。椅子也移近了許多，却比以前靠近後方，半向前面，椅背正正向著門。

艾珊坐在教授的舊椅子上。他顯然是方才打過字，不然，就是剛要去打字，因為打字機裏正放著一張紙。他嘴裏嚼著一隻烟斗，時時刻刻去點燃它，不論需要不需要，並且神經質地咬著，變換地方，取出來取進去，噴著煙霧。他無稱打采，眼睛四處亂看，肩膀無力地塌了下來。他比以前瘦

艾
珊

了許多，臉色蒼白，滿是愁容。他穿的大學服裝已不復整潔，褶皺不平，並且也嫌肥大。

（轉向打字機，無目的地拚命連擊數字——厭惡地叫了一聲，把紙從機內扯出，團作一堆，用力擱在地板上，把椅子向後一推，跳了起來。）

媽的！

（他開始在室內來回地踱着，噴着煙霧，苦惱地扭着。）

◆沒有用……什麼東西都想不起來……是呀，你說，誰又能給一種新出的奶粉，編出一篇新樣的廣告來？……所有的材料都被人用過了……韃靼人征服別人全仗着乾馬奶酪……梅科尼考夫，那第一流的科學家……爲這個累死的……但是總得弄出點什麼來，否則……寇爾說，你最近是怎麼一回事啊？……你剛開頭時那麼好……我當初還以爲你不含糊，可是現在你的工作糟糕極了……

（他在近旁椅子的邊上坐下，肩膀彎着——失望地。）

◆這話不能否認……從那次旅行回來以後，我便一天天地磨廢了……沒有新的意思……我快寫不成了！……寫得索然寡味……

（帶着心虛的恐怖。）

◆還不止是一方面索然寡味呢，我想！……

（他跳起來，就像遺思想是一個針刺入了他的身體一樣——他把那已經燃著的煙斗重新點燃，又來回地舞着，勉強使他的思想往別的方面去。）

◇我敢打賭，這老頭兒一定因為我在他書房裏作廣告而在他的墳墓裏輾轉反側呢……也許這就是我作不出來的緣故……鬼影響……明天在我的臥室裏試一試看……獨自個兒睡……自從妮娜病了以來……一種婦人生的病……不願意告訴我……太規矩了……並且，有些事情是作丈夫的有權利知道的……特別是我們還沒有……有五個月了……大夫告訴她她萬不可以，她說……什麼醫生呢？……她從來沒有說過……見鬼，你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以為妮娜說謊嗎？……不……可是……

（辨命地。）

◇只要我能够確切知道那是因為她算是病了……而不是厭倦我了！……

（他沮喪地沉入搖籃中。）

◇她實在起了一個大變化……自從那次回家去……母親和她出了什麼事情呢？……她什麼也沒有說……她們似乎誰也喜歡誰……我們走的時候她們都哭了……可是，妮娜一定要在當天走，母親也像是急於要擺脫我們……想不出來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幾個星期妮娜再愛我不過……我從來不曾那樣快樂過……接着她病倒了……緊張地等待着，希望着她會懷孕……但是一點現象也沒有發生……事情就是這樣的……我的錯

過！……你怎麼知道呢？……你說不出來！……

（他又跳了起來——又滿腹心事地來回踱着。）

◇上帝啊，只要我們有一個小孩就好了！……那時我就把我所有的本領露給他們看看！……寇爾常常說我是有才幹的，愛蒙一定也是這麼想……

（忽然放心而又激動。）

◇天啊，我簡直要忘記了！……愛蒙今天晚上要來的……忘記告訴妮娜了……千萬不可讓她知道我要他來給她診病的……他從不來看望我們，我反而去找他，她會恨我沒有絲毫驕傲心的……但是我不得不……這事真叫我難受極了……我得知這是什麼毛病……愛蒙又是我唯一能夠信賴的人……

（他猛然坐在書桌前那椅子上，重新檢起一張紙，把它塞入打字機裏。）

◇天啊，我應該重新寫過，不要等到……

（他打了一兩句話。因注意力集中而緊張地皺眉蹙額。妮娜悄悄地走進來，剛剛站在門裏望着他。他又變得瘦了，臉瘦長而蒼白，一舉一動都神經過度地緊張。）

妮娜

（在她能夠捺住她立刻反應出來的輕蔑與厭惡以前。）

◇他多麼軟弱！……他什麼事也作不成……永遠不能滿足我的欲望……如果他愛上了

另外的人……離開這兒……不要在我父親的房間裏……我甚至於還得給他一個家庭……如果他不見了……給我自由……如果他死了……

（制止她自己，悔恨地。）

◆我必須停止這些思想……我並不是那意思……可憐的珊！……這麼努力……這麼愛我……我報答他這麼一點兒……他覺得我總是懷着嘲笑注視着他……我不能告訴他是懷着憐憫……我怎樣能不注視他呢？……怎樣能不為他的煩惱而煩惱呢，因為那可以變成……在他母親告訴我了……生活是多麼可怕啊！……他又煩惱了……他睡不着覺……我聽見他輾轉反側……我不久必得再和他一起睡……他一星期不過回家兩天……我太不對了……我必須試一試……我必須……他猜疑我的感情激變了……那傷害了他……哦，我不敢生育的死孩子啊……爲了你，我可以愛你的父親啊！……

艾
珊

（忽然驚覺她來了，慌亂地跳了一下……懷着心虛不安的神氣，現在他在妮娜面前還是這樣。）

哈嘍，親愛的！我還以爲你躺着呢。

（心虛地。）

我打字的聲音吵着你了嗎？我太抱歉了！

妮娜

（不禁不安起來。）

◆爲什麼他總是畏縮？……

（她走到中間的椅子坐下——勉強作出微笑。）

可是也用不着太抱歉！

（見他憤感不安地立着，像一個小學生，背圖不出書來，當着全班斥退下去的樣子，她勉強作出嬉笑的愛護。）

天啊，理，無緣無故你怎麼就別扭起你自己來了？

艾理

（仍然不得不勉強說出道理來——痛悔地。）

我知道我在這兒苦苦作我的工作，努力想擠出一些爛廣告來，是使你不快的。

（簡捷地笑了一下。）

對了，努力想！

（說口而出。）

我不會振作的，若不是寇爾給我一個警告要我振作起來——否則便辭退我。

妮娜

（注視着他，更加不快，眼淚漸漸無情，稠。）

◆是的……他將總是失去一個職業，再另外找一個，每次關頭都抱着一腔自信心，以後……

（用淡漠的聲調聲調他。）

碧，那個職業失去了並不值得可惜，是吧？

艾
珊

（使人可憐地退縮。）

是的，錢並不多。但是我往往覺得有機會上進——但是自然那是我的不好，我沒有好好地作——

（悲戚地結束了他的話。）

不知怎的。

佩
娜

（她的敵意漸漸，剩下的是悔悵的憐憫。）

◆什麼東西使我這樣殘酷？……他是赤手空拳……他母親的孩子……可憐的病孩子！

……可憐的珊！……

（她跳了起來走向他。）

第 四 幕

艾珊

（當她走遠的時候——懷着防禦的誇大的勇敢。）

哦，我能另外找到同樣好的差事，很好——也許要好許多呢。

媿娜

（使他恢復勇氣地。）

一定的，你能够！我保險你也不會失去這一個的。你總是事先顧慮的。

（她吻他，坐在他的椅背上，一隻胳膊圍着他的脖頸，把他的頭板到她胸前。）

而且那並不是你的錯處啊，你這個大傻子，你！是我的錯處。我知道你勤奮遇到困難，都是叫一個病得不配作妻子的妻子所累。你應該娶一個強壯的，母性的——

艾珊

（入了第七重天——熱情地。）

胡說！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合起來也抵不上你的小手指頭！你倒是應該嫌一個好丈夫！不像我這樣的一個寒酸人！但是沒有人能够像我這樣愛你，無論他是什麼人！

媿娜

（把他的頭髮靠在她的胸上，躲避着他的眼光，吻他的額。）

而且我也愛你呀，珊。

(從他的頭上凝視出去——環游愛憐，想。)

◇我幾乎愛他……可憐的不幸的孩子！……在這當兒……就像他母親愛他一般……但那是不能夠滿足他的……我聽見他的母親在說，一珊必須確實地覺得你愛他……才能夠快樂。……我必得使他確實覺得……

(溫柔地說。)

我要你幸福，珊。

艾珊

(臉上變成了快樂的樣子。)

我是——比我應該所得的一百多倍地幸福！

妮娜

(把他的頭往下擁，緊靠在他胸前，使他看不到她的眼睛——溫柔地。)

嘶！

(憂愁地想。)

◇我答應了她……但是那時我不知道使他愛我是多麼困難……在他的小孩……死去了以後……就連這樣活下去也不容易……在那次手術以後……高教的靈魂追隨着我從這間屋子到那間……可憐的責罰人的鬼！……

（深刻地嘲笑。）

◇哦，高教，我恐怕這種犧牲比你被射下來燒死還要榮譽！……你的榮譽現在要說什麼？……『緊守着他！……好好地幹！……』哦，是的，我在緊守着呢……然而他並
不幸福……我也正在想好好地幹呢……那麼爲什麼我躲避着他呢？……但是我實在有病……從那時以後我病了一些日子……以後，我就不能幹……不過……哦，我要竭力作……我就要竭力去作……

（溫柔地——但不得不勉強她自己這樣說。）
我的孩子要和我再在一起睡覺嗎——不久？

艾
珊

（熱情地——幾乎不能相信他的耳朵。）

哦，那太好了，妮娜！但是你當真一定要我——你才覺得很好嗎？

妮
娜

（重複他的話語，就像是在記憶課文。）

是的，我要你那樣——是的，我會覺得很好的。

（他捉住她一隻手，熱情地感激地默默地吻着。）

（她帶着順服的決心想。）

◇看呀，珊的母親和高敦……我要好好地幹了……可以使他快樂一時……像他在我們離開他母親後的那幾個星期內一樣……當我發瘋似地樂意自己吃苦楚，把我的身子給他讓他快樂！……

（於是懷着厭倦的語氣。）

◇他可以快樂一陣子，直到他爲了我沒有懷孕而重新覺得良心不安……

（帶着冷酷痛苦的微笑。）

◇可憐的珊，只要他知道預防……就像是我寧願死去，不願再有絲毫受孕的機會！……總是……那在我們是怎樣一個悲劇的笑話！……我本是那樣需要我的小孩子啊！……哦，上帝！……他母親說……你必須有一個結實的小孩子……有一天……那是你應當的責任！……當時似乎很對……但是現在……那似乎是惱恨……去欺騙可憐的珊……而且下賤，去犧牲我自己……沒有愛沒有欲望……可是我在以前曾經毫不思索地，把我自己爲男人們犧牲，只是要給他們片刻的快樂……我現在就不能那樣作了嗎？……當那是爲了珊的快樂？……還有我自己的？……

（她從他旁邊立了起來，帶着一種驚訝的動作。）

一定有些八點半了。查理就要來啦，我給高敦作的那條傳記的大綱，他有些建議要一起帶來。

艾珊

(他的幸福成爲泡影——沮喪地。)

◇老是遇見這種事……當我們剛剛親近一點……就有什麼事情來打擾……

(莫知所指地。)

哦，我忘記告訴你愛蒙今夜要來的事哪。

妮娜

(大駭。)

戴愛蒙？

艾珊

是的。有一天我偶然遇見他請他來玩，他說長禮拜六晚上來。他不能說定坐那一次車。說我們不必去接他。

妮娜

(激動地。)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這個大傻瓜？

(吻他。)

可是，不要介意。這真像你這人幹的事情。現在得有人到舖子去一趟。我還得把那一

間空房子收拾好。

(她匆忙走向門口。他隨着她。)

艾 珊

我來幫你的忙。

妮 娜

用不着你來！你等在樓下，我不在的時候，陪他們一會兒。謝天謝地，要是愛蒙在這兒，查理待不很久的。

(門鈴響——激動地。)

已經來了一位了。我得趕快上樓去。如果是愛蒙你就上來告訴我——是查理就讓他走。

(她嬉戲地吻他，匆忙地出去。)

艾 珊

(目送着她——想。)

◇她今夜似乎好些……快樂一些……她似乎是愛我……只要她重新好了，一切事都……
(鈴聲又作。)

◇我必須好好給愛蒙一個機會和她談話……

(他向外門走出去——片刻與馬查理同入。馬查理看樣子是心中有事而且不寧。臉上有憂慮的神情，他竭力掩飾。他像是被內心恐懼攔住了，雖然他竭力掩藏這恐懼，連他自己都不讓看見，並且拚力從意識中抵擋出去。他瘦高的身材彎着，像是用來支持的意志已經有一部分取走了。)

艾珊

(勉強作出歡迎的辭句。)

進來啊，查理。妮娜在樓上等着呢。

馬查理

(顯然放下了心。)

那麼千萬不要驚動她。我只是來把她的大綱和我的建議帶給她。

(他從衣袋中取出幾張紙交給艾珊。)

無論如何，我只能夠耽擱一分鐘。母親近兩天受了感冒了。

艾珊

(敷衍地。)

太糟了。

(報服地頷。)

◆活該，老謠言販子，誰叫她瞎談論妮娜！……

馬查理

（故意作出不在意的樣子。）

只有一點消化不良。沒有什麼要緊，可是非常使她不安了。

（吃驚地想。）

◇她埋怨那綿綿的痛苦……我不喜歡……而且她除了狄拜大夫誰也不見……她正六十
八歲……我不能不害怕……不能夠不……

艾瓏

（厭煩——含糊地。）

哦，我想你到了她的年紀，多麼小的事情都不得不當心哩。

馬查理

（大怒地。）

她的年紀？母親並不算老！

艾瓏

（驚訝。）

不是過了六十五了嗎？

馬查理

第四幕

（憤怒地。）

你這可弄錯了！她還沒有到六十五呢——就健康和精神看來她還不到五十呢，誰都這樣說！

（不高興他自己。）

◇我爲什麼把她的年紀也對他撒謊？……我一定是太急躁了……母親這些日子太難伺候了，把我麻煩得要死，就是沒有專的時候……

艾
珊

（又輪到他感覺不安了——想。）

◇麻煩什麼？……好像我關切這老太婆有百萬家私一樣！……

（指游紙張。）

明天早晨一起身我就把這些紙交給她。

馬
查理

好極了！謝謝你。

（動身向門口走去——又轉回來——小題大作地。）

但是你最好看一看，趁著我在這兒，上面寫的清楚不。我都寫在紙邊上的，看一看有沒有你不懂的地方。

馬查理

（艾珊無法只得點頭，開始讀著，一面走向燈下。）

（吹毛求疵地四下張望著。）

◇他們把這個書房弄得多麼亂！……可憐的教授！……死了也被人忘記了！……連他的墳墓也被褻瀆了！……艾珊現在是不是每週末就在這兒寫他的廣告呢？……這一下子可湊全了！……妮娜又懷着愛情忙着作高教的傳記……教授所恨的人！……「生命中包羅萬象！」……爲什麼世界上每人都以爲他能够寫作呢？……但是我只能怪我自己……爲什麼我見鬼，出主意叫她作呢？……是因爲我希望當艾珊在城裏的時候，我幫助她作這事就可以單獨和她在一起了吧？……但是我是在她墮胎以前建議的！……你怎麼知道她墮胎呢？……因爲我知道！……有心靈上的感應……她的身體招認了……從那以後，我就覺得厭惡……就像她是一個罪犯……她是！……她怎麼能？……爲什麼？……我以爲她需要一個小孩子……但是我分明不了解她……我猜許是怕損壞了她的身材吧……她的肉體……她那奴役男人神智的權力……我的……而且我會希望……惟願她變成一個母親……爲了我心境的平和……

（抓住自己的錯過了——猛烈地。）

◇閉嘴！……我變成了多麼下流的一個東西！……竟會有這種思想，當母親病着我只

應當想到她！……而且我也管不着這個，無論怎樣！……

（憤怒地剝剝地看著艾瑪，就像是他應該受責備似地。）

◆你看他！……他從來什麼也不猜疑！……多麼簡單的東西！……他崇拜高敦就像是
一個送報童子崇拜得錦標的拳術家一般！……妮娜還把高敦寫成半仙的模樣！……雖
然他實在是從最普通的平民出身！……

（他忽然帶著實實在在野蠻的滿足，向艾瑪說道。）

我會經告訴過你，有一次我在勞長屯找到了高敦的家族嗎？真真是一羣叫人難過的傢
伙！當我一面想着高敦一面看他父親時，我便不得不猜想高敦是堆積木材的偏僻地方，
她母親的情人所生的，再不然就是靈感受胎……這麼想，幸虧後來我見到他母親！那
我才明白唯一可信的解釋，就是他實實在在是他父母的兒子！

艾
瑪

（只聽得一半，並不懂得，含糊地說。）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家裏的人。

（指著手裏的紙。）

這些我全都領會得。

馬查瑪

(諷刺地。)

我真高興，我寫得你還看得懂！

艾珊

(期期艾艾地。)

我把它交給妮娜——我希望你母親明天見好。

馬查理

(見怪。)

哦，我這就走。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我打攔了——你的寫作！

艾珊

(立刻覺得心虛。)

哦，掛了，查理，不要暴躁，你知道我的意思並不是——

(門鈴響。艾珊莫知所指，訥訥地說。竭力作成毫不相關的妙答。)

哈嘍！那一定是愛蒙。你記得戴愛蒙嗎？他是來看我們的。對不起。

(他笨拙地走出門去。)

馬查理

(懷着惘然，驚訝，和猜疑目送他出去。)

◇戴愛蒙？……他來這兒作什麼？……他們常見面嗎？……或者他就是那個施行手術的……不，他的意思她應該有小孩子……可是假設她來求他呢？……但是妮娜爲什麼求着不要孩子呢？……

（心不在焉地。）

◇哦，我不知道！……全都是——一團胡塗！……我應該回家了！我不要見戴愛蒙！

（他舉步向門走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停住了步。）

◇等一等……我可以問問他母親的病……是的……好主意……

（他走回屋子前方的中間站着，戴愛蒙上，隨後是艾珊。戴愛蒙外表沒有改變，只是神情更加沉着，更加沉思的樣子。態度更加使人敬畏，更加發育完全。他很快地把馬查理從頭到腳打量一番。）

艾珊

（笨拙地。）

愛蒙，你還記得查理。馬查理嗎？

馬查理

（伸出手來，濃文有禮。）

你好啊，大夫？

戴愛蒙

(握手——簡短地。)

哈嘍！

艾珊

我上去告訴妮娜你來了，愛蒙。

(他走出去，忿恨地看了馬查理一眼。)

馬查理

(看着戴愛蒙坐在中間的椅子上，他不自然地走到桌旁站着。)

你按鈴的時候我正要走。後來我又想不如待一會，和你敘一敘舊。

(他俯下身去撿起一張紙來，小心地放回桌子上。)

戴愛蒙

(注視着他——想。)

◇乾淨整齊……乾淨整齊的叫人可疑……他是一個老處女，在自己的小說裏引誘着自己……我這麼猜疑……我喜歡有一個機會更加仔細地研究研究他……

馬查理

(忿怒地想。)

◇一個粗人！……他應該和我談談！……

（勉強微笑。）

我要勞你的大駕，請你介紹一位最好的專家，頂頂好的，好商量商量！……

戴愛蒙

（尖刻地。）

商量什麼？

馬查理

（幾乎是簡直地）

我母親鬧胃病。

戴愛蒙

（覺得開心——說錯地。）

多半是她吃的太多了。

馬查理

（當他俯下身去，像剛才仔細地從地毯上撿起一襲紙夾，又仔細地放在桌上。）

她所喫的那點東西，還不够养活一個金絲雀的呢。那是一個纏綿的病。她說。她非常地焦心。她只怕那是癩腫。但是，那自然完全是胡思亂想，她生來從沒有長過一回病，

而且——

戴愛蒙

(尖刻地。)

她對於她的病的見解比你更高明多了。

馬查理

(蹲下身去檢另外一張。聲音恐懼地顫抖着。)

我不懂得 不十分懂 你是說你以為——

戴愛蒙

(殘酷地。)

那是可能的。

(他取來了筆和一張名片在寫着。)

(冷酷地。)

◆在他身旁擲一個炸彈吧，和我從前那次作的一樣……使他動手作些事情的唯一方法……

馬查理

(忿怒地。)

第四幕

但是——這全然沒有道理！

戴愛蒙

（帶着滿意——不在意地。）

人們若不能防患未然，等到禍來的時候，殺人和自殺的機會比那些——

（遞出一張名片。）

你可以請教舒爾齊大夫。帶着她去見他去——明天！

馬查理

（忿怒地悲慘地脫口而出。）

這是什麼話，你咒詛她，並沒有——！

（嗚咽不能成聲。）

你沒有道理——！

（他顫抖地俯下身去，又撿起一張紙來。）

戴愛蒙

（真真吃驚而悔恨。）

◇我還以為他只管顧他自己，誰也不關心呢！……甚至於他的母親……現在我開始明白他了……

(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走向馬查理，一手放在他肩上一一和藹地。)

請你原諒，馬查理。我的意思只是要告訴你再耽誤就許出危險。你母親的病源也許沒有什麼大害，但是作兒子的應該看一看到底怎樣。把這個拿去吧。

(把名片遞給他。)

馬查理

(挺直身子，接過名片，眼睛現出感激的神氣——謙卑地。)

謝謝你。明天我就陪着她去看他去。

(艾麗進。)

艾麗

(明瞭艾地對馬查理說。)

哦，查理，我不是要催你；可是妮娜要買些東西，怕舖子關了門，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讓我坐你的車子去

馬查理

(無精打采地。)

當然。一起走吧。

(和威靈頓握手。)

第四幕

再見，大夫——謝謝你。

戴愛蒙

再見。

(馬查理下，艾麗隨着。)

艾麗

(走到門口轉過身來，含有意義地說。)

妮娜立刻就下來，千萬和她談一談知心話，愛蒙！

戴愛蒙

(皺眉——不耐煩地。)

哦——好吧！快走吧！

(艾麗出。)

(戴愛蒙依然立在桌旁，目送他們，想着馬查理。)

◆奇怪的傢伙，馬查理……還是她親身旁的男孩子呢……如果她死了他怎麼辦？……

(於是聳了聳肩，不再想馬查理了。)

◆哦，管他的，他永遠會著作本新書來逃避生活的……

(他繞着桌子走動，用心考察上面紊亂的東西，他在圈手椅上——覺得開心。)

◇著作的證明……珊的廣告？……情形並不好，他說……我以為他有些才幹，沒有錯嗎？……希望沒有……永遠歡喜珊，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緣故……說是妮娜又不好……他們的婚姻出了什麼事情？……他們結婚時我覺得有點難過……並不是說我會發生……但是我有些嫉妒他……她的身體對我總有強烈的吸引力……那一次我吻她……這就是從那以後我離開她的一個原因……不再叫自己動情的工作可笑的事了……需要把全部精神放在工作上……連那些微的猜疑都得取消……我已經完全把她忘記了……她是個奇怪的女孩子……有些的事情……爲了那個也應該不斷地拷問她……希望她會把她自己的事告訴我……不明白她爲什麼沒有孩子……顯然是合理的事情……

(幕間曲。)

◇或許是爲什麼……希望着人們有常識，就證明你自己缺乏常識！……

妮娜

(悄悄進來。她已經打扮起來，穿上最好的衣服，梳好頭髮，點了胭脂，一切都修飾好了——但是最緊要的還是她的心情，改變了她，使她在這一霎時成了近年青更美麗的人兒。戴愛蒙立刻感覺到她來了，抬頭一看，含着愛情的笑臉的臉蛋立刻立起來，她放快地走向他，爽直地愉快地說着。)

哈嘍，愛蒙！我實在喜歡再和你見面——別了這許多年！

戴愛蒙

(握手的時候——微笑着。)

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長，是嗎？

(天真地想。)

◇ 仍然是十分漂亮……珊幸運透了！……

妮娜

(想。)

◇ 像高敦一樣強有力的手……握住你……不像珊的……老順的手指，讓你回到你自

己……

(引退地。)

我應該不瞞你，憑你這樣疏遠了我們也不害羞！

戴愛蒙

(形狀偏促地。)

我實在想着給你寫信的。

(眼睛銳利地打量她。)

◇ 經過不少世故了，從上次見她以後……臉上不再得出來……顯然神經不安……藏在她的笑容後面……

妮娜。

(在他的話視下覺得不安。)

◇我恨他眼睛裏那種不離本行的眼光……注視着病象……並不看我……

(忿怒地嘲笑。)

好啦，你猜疑這個病人現在有什麼毛病，大夫？

(她神經過度地大笑。)

坐下，愛蒙。我想你那診病用的注視人的眼光，是禁不住不用的。

(她從他一方面轉回身來，在中間的搖椅上坐下。)

戴愛蒙

(很快地避開他的眼睛——坐下——說笑話地。)

還是從前那樣冤枉人！你總會看出來我在診所，當我實在想着你的眼睛長得多麼美麗，或者衣服多麼合適，或者……

妮娜

(發笑。)

或者你正在瞎編一套多麼愛人的托辭！哦，我明白你！

(他忽然改變神氣，快樂地自然地大笑。)

第四幕

一五九

但是我饒恕你了——我是說，如果你能解釋爲什麼總不出來看我們。

戴愛蒙

說實話，妮娜，工作忙得我什麼地方都沒有機會去。

妮娜

連去的意思都沒有！

戴愛蒙

(微笑。)

嗯——也許是吧。

妮娜

你這麼喜歡這個醫院嗎？

(他鄭重其事地點頭。)

這是你所需要的大好機會嗎？

戴愛蒙

(半真地。)

我想是吧。

妮娜

(微笑。)

機會正是爲你們這種可愛的人而造的！

戴愛蒙

(微笑。)

希望是如此。

妮娜

(嘆息。)

但願這話能够適用於更多的人——

(於是迅速地。)

——是說我自己。

戴愛蒙

(滿意地想。)

◇是指的珊……看來將來閨房之樂不像是圓滿！

(引起地。)

但是我聽說你在「利用一個機會」從事於文學——和馬查理合作。

妮娜

不，查理只是和我商量商量。他永遠不會屈尊和我一同寫作的。而且，他從來不曾知道過高敦的好處。除了我以外誰也不知道。

戴愛蒙

（說刺地想。）

◇高敦神像照樣地強固……仍然是她的病根……

（銳利地好奇。）

艾珊想必知道他的好處，是嗎？

妮娜

（忘記了掩藏她的輕視。）

艾珊？哼，他無論哪方面正和高敦相反！

戴愛蒙

（說刺地想。）

◇那些英雄是難以消滅的……但是或者她把他寫出來後，就能忘掉他了……

（勸說地。）

哦，你正在寫傳記吧？我想這倒是應該的。

妮娜

(誤讀地。)
爲我的心靈嗎，大夫？

(無精神地。)
我想我要寫的，我不知道。我沒有許多時間。作妻子的責任——

(引起地。)
說到這裏，你可別見怪，請問你和一個漂亮的女子訂婚了沒有？

戴愛蒙

(微笑——但是着重地。)

決沒有的事！等到三十五歲再說，至少！

妮娜

(諷刺地。)

那麼你不相信吃你自己的藥了？爲什麼，大夫！想想那於你有多大的好處！——

(懷着野心的諷刺，激動地。)

——如果你有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可愛——或者也許是學着去愛吧？——可以關心——
她的性格你可以改造，她的生命你可以領導，照你的愛好去支配，在她那不自私的愛
情裏你可以得到安寧！

(愈發冷酷地諷刺。)

而且你應該有一個小孩，大夫！你永遠不會知道生命是什麼，永遠不會真實地快樂，除非你有了一個小孩，大夫——一個華麗的，結實的小孩！

(她苦痛地譏諷地大笑。)

戴愛蒙

(很快地銳利地看了一眼，想。)

◇好！……她是要告訴了……

(軟弱地。)

我承認這是我的論調。難道我這話處處都錯了嗎，妮娜？

妮娜

(刻薄地。)

處處都錯了，大夫！

戴愛蒙

(銳利地望了她一眼。)

但是怎樣錯的呢？你還沒有生過孩子試試我的話呀，不是嗎？

妮娜

(痛苦地。)

哦，我還沒有嗎？

(於是極端痛苦地傾瀉出來。)

我要讓你知道我是命中注定不能生孩子的，大夫！

戴愛蒙

(吃驚地。)

◇她說什麼？……爲什麼不？……

(重新懷着一些滿意。)

◇難道她是說艾珊嗎？……說他……

(安慰地——但顯然不安。)

你爲什麼不從頭到尾地告訴我一遍？我覺得我要負責任的。

妮娜

(猛然地。)

你要負的！

(於是厭倦地。)

你不要負。沒人要負。你當初並不知道。也沒有人能夠早知道的。

第四幕

一六五

戴愛蒙

(同樣的聲調。)

知道什麼？

(熱心地想潛要相信他所希望的事。)

◇她一定是說沒人能知道艾珊不能……但是我或許猜得出來……從他那軟弱……可憐的沒有福氣的鬼！……

(見她不言語——忿怒地。)

告訴我。我想幫你的忙，妮娜。

妮娜

(受了感動。)

現在太遲了，愛蒙。

(忽然地。)

我剛剛想着 艾珊說他湊巧碰着你。恐怕不是這樣吧？他跑去見你，告訴你他多麼不放心我，請你來看我，是嗎？

(見愛蒙點頭。)

哦，我並不在意！這樣不過更加使人感動罷了！

（於是嘲笑她。）

好，既然你是爲了職務來的，而且我丈夫要我請教你，我可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你。

（厭倦地。）

我先講下這事情並不體面，大夫！不過生命也就似乎不大體面，是吧？而且究竟你又幫助天父，這使天父弄來這些麻煩。我希望這會教你在將來別再那樣自信了。

（愈來愈到淨地。）

我不得不說你進行的太不科學化了，大夫！

（於是開始敘述她的故事，用運鏡聲調的聲音說着，使人回憶起前一幕艾迪母親的聲調。）

當我們去探望珊的母親時，我知道我要養孩子已經有兩個月了。

戴受安

（吃驚，）掩藏不住失望的痕跡。）

哦，那麼你以後實在有了？

（失望地想，並且因爲失望而覺得可恥。）

◇全錯了，我所想的……她原來是要……後來爲什麼又沒有？……

妮娜

（懷着奇怪的極度的快樂。）

哦，愛蒙，我有生以來愛什麼也沒有像愛它這樣，甚至於高敦！這麼愛它，有時候竟似乎高敦一定是它的父親，似乎當我躺下睡在珊身旁的時候，高敦一定在夢中來會我了！我快樂極了！那時我幾乎愛上珊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丈夫！

戴愛蒙

（立刻起了反感——譏諷地嫉妬地想。）

◇哈！……又是那位英雄！……來到她的床上！叫可憐的珊戴了綠帽子！……變成他的孩子的父親！……她的病要不是我所見過痴心妄想最厲害的，我就不姓戴了……

妮娜

（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單調無生氣。）

於是珊的母親告訴我我不能生孩子。你知道，大夫，珊的外曾祖父是瘋子，他的祖母死在瘋人院裏，珊的父親患了好幾年的瘋病才死去的，他還有一個瘋子姑母依然活着。所以當然我必得同意那是錯的……於是我就受了一次手術。

戴愛蒙

（一直在驚惶恐怖地顫抖着——深深地受了打擊驚駭。）

◇天啊，你莫不是瘋了，妮娜？我簡直不能相信！那未免太可怕了，可憐的珊，偏偏

讓他遇着！

（迷惑地。）

妮娜！你的話絕對可靠嗎？

妮娜

（立刻防禦而且嘲笑的神氣。）

絕對的，大夫！爲什麼！你以爲瘋了的是我嗎？珊看着這麼健康清明，是嗎？他完全瞞過你了，不是嗎？你以爲他是我理想的丈夫！可憐的珊也瞞着他自己了，因爲他對於這些什麼也不知道！所以你不能責備他，大夫！

戴愛蒙

（潛嘗痛苦恐怖地想——滿腔要保護她的熱情。）

天呀，太可怕了！……一切病痛中最可怕的！……她怎麼支撐來着！……她也會發瘋的……那又是我的錯過！……

（立了起來，走向她，把小手放在她的肩上，立在她後面——溫柔地。）

妮娜！我非常抱歉，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可作。你必須叫珊和你離婚。

妮娜

（痛苦地。）

是嗎？你想他結果會怎麼樣？不，在我記憶中我的罪過已經足夠了，謝謝你！我必須牢牢隨着珊！

（於是懷着奇怪的單調的堅持。）

我已經答允了珊的母親我要使他快樂！他現在不快樂是因為他以為他不能生孩子。我也不快樂因為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我以為我必須再生一個孩子——用什麼方法——你想是不是，大夫？……使我們都快樂？

（她懇求地抬頭望他。四目注視片刻——心虛地惶惑地掉轉頭。）

戴愛蒙

（迷惑地讀。）

◇她眼睛裏那種神氣……她要我什麼呢？……為什麼她老是談到快樂？……我快樂嗎？……我不知道……快樂是什麼東西？……

（莫知所措地。）

妮娜，我不知道怎樣想好。

妮娜

（奇怪地想。）

◇他眼睛裏那種神氣……他是什麼意思？……

（懷着同樣的單調的堅持。）

你必須知道怎麼想才好。我自己再也想不出來了。我這次需要你的勸告——如果你高興，你『科學的』勸告，大夫。關於這我已經想了又想。我曾經告訴我自己那是我所應當作的。珊的本身也慫恿我去作。這樣作來既聰明又仁愛，既公平又良好。我已經告訴我一千次了，但是我內裏有些東西害怕，還是不能夠說服它。我需要一個人有勇氣站在外面，判斷判斷，就似乎我和珊並不強似豚鼠似的。你必須幫助我，大夫！你必須指給我什麼是正常的——真正正常的，你明白！——事情，爲了珊也就是爲了我自己的緣故，我必須作的。

戴愛蒙

（莫知所措地想。）

◇我得作些什麼？……這全是我的錯處……我見她一些東西……我見珊一些東西……我見他們快樂……

（敏感地。）

◇倒楣，我耳朵裏嗡嗡地叫……我患了熱病了……我發誓要冷靜地生活……讓我想一想……

（用一種冷冷的，沒有情感的，執行職務的聲音說，臉上露出大夫的本色來。）

一個大夫必須把事實詳細地知道，如果要他出主意。珊的妻子這麼想作的究竟是什麼事情？

妮娜

（同樣堅持的聲調。）

想要建造一個健壯的男性，並不和他發生情感，生一個孩子，讓珊相信是他的孩子，這孩子的生命會使珊對他自己的生活發生自信，是他妻子愛他的一個活證據。

（莫知所措地，奇怪地故意地。）

◇這個大夫身子結實……

戴愛霞

（神態特別地職業化——像大夫的機械人。）

我明白了。但是這需要多多地想一想。開方子不是容易的

（棋。）

◇我有一個朋友，他有一個妻子……我嫉妒他的結婚……但是那又有什麼關係？……倒楣，我的心不能自主了！……總是跑到她那兒……要和她的心配偶……爲了科學的緣故？……我在胡思亂想些什麼！……

妮娜

（以前那樣地想。）

◇ 這個大夫在我看來，只是一個健壯的男子罷了……當他是愛蒙的時候，他吻過我一次……但是我對他並沒有情感……所以那是對的，不是嗎，珊的母親？

戴愛蒙

（想。）

◇ 讓我想一想……我是在實驗室裏而他們是豚鼠……實在，爲了科學的緣故，我能夠，爲了作這個試驗，自己作一個健康的豚鼠，同時觀察這試驗……譬如吧，我觀察到我的脈搏如果跳得急，就顯然是因爲昔日的情慾復發了……情慾是雌性對於雌性美麗的自然反應……她的丈夫是我的朋友……我一向是竭力幫忙他的……

（冷冷地。）

我已經考慮了珊的妻子告訴我的話，覺得她的理由很充足。這個小孩是不能夠由她丈夫生的。

妮娜

那麼你同意珊的母親了嗎？她說：「活着快樂是我們知道善良的捷徑。」

戴愛蒙

我決定同意她。珊的妻子應當立刻爲珊的孩子找一個健壯的父親。那是她對她丈夫的

健全的責任。

(煩惱地想。)

◇我會經快樂過嗎？……我會經研究過醫治肉體的不快樂……我會經注視過垂死的人唇邊浮起快樂的微笑……我會經和許多我發生情欲的女人有過快樂，但是從來沒有愛過……我會經知道一點體面，些微自足……這些關於快樂的談話對於我似乎多餘……

繩娜

(開始採取一種懦弱的，忸怩的，自覺有罪的聲調。)

這個必須瞞着珊永遠不讓他知道！哦，大夫啊，珊的母親害怕哩！

取愛蒙

(尖刻地職業化。)

胡扯！現在不容你懦怯了！快樂恨懦怯的人！科學也恨！珊的妻子一定要掩藏她的動作，要讓珊知道她未免太不精明，太殘忍了！而且愚笨，因為那樣沒有一個人會因她的行為得到快樂！

(渴望地想。)

◇我出這個主意對不對？……是的，這清清楚楚是最合理的事……但是我的主意賣了我的朋友！……不，救了他！……救了他的妻子……而且如果第三者知道一點快樂

……他不是更加可憐，我是不是不很够朋友，如果我救了他？……不，我對他的責任是很坦白的……而且我盡責任作一個尋求真理的試驗者……來觀察這三個豚鼠，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妮娜

（決定地想。）

◇我非生孩子不可！……

（懶怯地——從椅子上起來，半轉向她——懇求地。）

你必須給他妻子勇氣，大夫。你必須把她從犯罪的感覺裏救了出來。

戴愛蒙

除非忽略了對於生命的顯然的責任，人才能够有罪哪。別的都是胡說！這個女人的責任是在生一個健康的孩子，救她丈夫和她自己！

（自覺有罪地想，本能地移動離開她。）

◇我很健壯……但是他是我的朋友……有道德這件東西啊！……

妮娜

（決定地。）

◇我一定要找尋快樂！……

(鬆口氣地——坐在他後面。)

但是她害羞，那是淫亂，那是有罪的。

戴愛蒙

(又離開她——不能忍耐地冷笑。)

有罪！難道她寧願見她丈夫在瘋人院裏了結嗎？難道她寧願眼睜睜看着她自己和他一半年地受着痛苦，把她自己在心理上，道德上，和體力上都毀壞了？簡直，太太，如果你不能把這些不相干的道德觀念都拋在汪洋大海，我現在立刻就管這件事了！

(聲憤地想。)

◇請在談話呢……是他地議我嗎？……但是你十分知道我不能當這一個人的，大夫……爲什麼不，你健壯，而那又是與一切有關的人有好處的……

妮娜

(決定地想。)

◇我必須生孩子！……

(向前走向他——她現在能够用手觸着他。)

求你，大夫，給她力量去作這件正當的事，那事在她看來似乎這麼對又似乎這麼不對！

（她伸出手來握着他的一隻手。）

戴愛蒙

（驚惶地。）

◆這是誰的手？……灼燙着我……有一次我吻過她……她的嘴唇是冷的……現在將爲我而灼熱着快樂！……

妮娜

（握住她另外一隻手，指過他來而嘲諷她，雖然他並不看着她——懇求她。）

現在她感覺到你的力量了。這給她勇氣請求你，大夫，提出這個父親。她已經變了，大夫，自從她作了瓊的妻子。她不能夠忍受這種思想，把自己給一個既不發性情欲又不尊敬的人。所以每次她想到她必需選擇的這一個人，就不敢再想了！她需要你的勇氣來揀選！

戴愛蒙

（似乎在傾聽着自己。）

◆瓊是我的朋友……她不是你的朋友嗎？……她兩隻手是這麼溫暖！……任何情欲我絲毫都不能露！……

（判斷地平靜。）

第四幕

一七七

是的，這個人一定要是在體格上能够吸引她的人，自然。

妮娜

愛蒙永遠是吸引她的。

戴愛蒙

（驚惶地想。）

◇她說的是什麼？……愛蒙？……吸引？……

（聲調如前。）

而且這個人應該有一顆真實了解的心——一個科學的頭腦，超過那些道德上的顧忌；你知道，那些顧忌往往發生人世間的錯誤和不幸的。

妮娜

她永遠以為愛蒙有一個高超的頭腦的。

戴愛蒙

（聲惶地想。）

◇她是說愛蒙嗎？……她以為愛蒙……？

（聲調如前。）

這個人應當喜歡她羨敬她，應當是她的好朋友而且願意幫助她，但是他不應該愛她。

——雖然他可以，於誰也沒有害，對她有情欲。

妮娜

愛蒙並不愛她——但是他以前總是喜歡她而且，我想，對她有情欲的。他現在還這樣嗎，大夫？

戴愛蒙

(想。)

◇他還這樣嗎？……他是誰？……他是愛蒙！……愛蒙是我！……我對她有情欲！

……我需要快樂！……

(飛懷——溫和地。)

但是，太太，我得承認你所談到的愛蒙就是我，我就是愛蒙。

妮娜

(溫和地。)

我也就是妮娜，她需要一個小孩子。

(於是她伸出手去，把他的頭轉得正對着她，但是他不要把眼睛抬起來——她僵住地服勞地低下頭去，軟軟地。)

我應當這麼感激你，愛蒙。

(他少寐，野性地看着她，動作了一下，像是要撲抱她，又那樣待了片刻不覺，注視着她掙着的頭，對她馴服地重述。)

我應當這麼感激你的恩德。

戴愛蒙

(忽然跪了下來，兩手拿住她的手，恭敬地吻着——啜泣。)

是的——是的，妮娜——是的——爲了你的快樂……抱着這種精神！

(想……熱情地勝利的樣子。)

◆我就要快樂一會兒了！……

妮娜

(抬起頭來——想——做地勝利的樣子。)

◆我就要快樂了！……我要使我丈夫快樂！

第五幕

景：紐約城外海濱，艾瑪所租的一所小房子的會客室。次年四月一個明媚的早晨。

這房間代表那種千篇一律的小房子的會客室。左邊的窗子外面是一個寬廣的廊廡。後方有一個雙重的門通過道。右方有一門通餐室。妮娜從她的老家帶來一些她自己的物件，竭力想把室內那種可厭的俗氣的舊生除去，但遇到了這般有力的平凡，她的計劃也施展不開，結果這屋子和前一幕教授的書房同樣的無組織。

傢俱陳設的方法與前一幕一般無二。中間靠左有一把摩爾人式的椅子，和一張金色圓橡木桌子，中間有一把披著光亮的印花棉布套的椅子，右方有一沙發，也披著同樣的印花棉布。

妮娜坐在中間的椅子上。她背著要念一本書，但是已經疲憊地把書掉在她的膝蓋上了。她臉色和神氣都見出有太大的改變。她又是第三幕中懷孕的女人了，但是神氣中有勝利的力量，眼睛中有強烈的自信力。她長得胖了，臉也豐滿了。現在她看不出有神經緊張的病，她似乎是懶懶的，而且非常安靜。

妮娜

（似乎傾聽身體中的一些什麼——快活地。）

◇看！……那不會是我的幻想的……我清楚地感覺到了……生命……我的孩子……我

唯一的孩子……那一個從來沒有實在地活着……這是我愛情的孩子！……我愛愛蒙！……從那第一個黃昏我就愛上他了……當我同他……那麼科學化的！

（她笑她自己。）

◇哦，我以前是什麼樣子的傻子！……後來我有了愛情……在他的懷抱裏……快樂！……我瞞着他……我見他吃驚了……他自己的快樂驚嚇了他……我感覺到他和他自己衝突……所有那些下午……我們那些十分快樂的下午！……我什麼都沒有說……我當時作得很有心計……所以當他最後說……不安得可怕……「看啊，妮娜，需要作的半我們都已作完了，玩弄烈火是危險的」……我說，「你說的十分對，愛蒙，無論怎樣我不想和你戀愛！」……

（她笑。）

◇他不歡喜那話！……他像是生氣了……又害怕……於是好幾個星期他連電話也不給我打……我等待着……等待着是聰明的辦法……但是每天我弄得更害怕了……正當我要改變的時候，他也改變了……他忽然又出現了……但是我讓他保持着他那種當大夫的旁觀的態度，把他打發走了，自以為他的意志薄弱……可是又厭惡他對我的情欲！……以後每星期他總要到這兒來……當我的大夫……我們聰明地冷靜地談到我們的孩子……就像它是珊的孩子似地……我們從來不曾投降我們的情欲……而且我注視着愛

情在他裏面生長：直到我確實知道……

（忽然驚愕。）

◆但是我是確實知道嗎？……他一次也沒有提過愛情……也許我所作所為的太傻了……那也許會使他離開我的……

（忽然帶着平靜的相信。）

◆不……他着實愛我……我感覺到……只是當我開始想的時候，我才疑惑……

（她向後靠，睡夢地向她前面注視着：略停。）

◆看……又是……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我的生命裏活動着……我的生命在我的孩子裏活動着……這世界是完美無瑕……萬物都互相融合……生命存在……而且這存在是超乎理性以外的……在和平的靜寂中頭腦都消滅了……我是在潮湧的大夢中作一場夢……在我所夢見的潮湧中呼吸，再把我的夢呼吸回潮湧裏去……停留在潮的流動中，我感覺到生命在我裏面走動，停留在我裏面……不管爲什麼……沒有爲什麼……我是一個母親……上帝是一個母親……

（她快樂地嘆息，闔上眼睛，略停。）

（艾珊從後方所道入。他穿得很細心，衣服却是舊的——大學生式的文雅的襪襪——忘記了修羅鬚。他眼睛可憐地苦惱着，神態變的可憐。顯見是想要遮掩纏綿的神經痛苦，和良心的自

艾珊

齊。他在門裏站住，可憐地偷窺着她，和他自己在講理，沒法喚起他的勇氣。）

◇告訴她！……說啊！……你不是打定主意要告訴她嗎？……不要中止了！……告訴她你已經決定……爲了她的緣故……要面對着真理……她不能夠愛你……她已經試了……她已經盡了責……但是她在開始恨你了……而且你不能責備她……她需要小孩子……你又不能夠……

（無力地抗辯。）

◇但是我並不確切知道……那是我的錯過……

（於是苦痛地。）

◇噯，不要哄騙你自己，如果她已經嫁了別人……如果高敦活着娶了她……我打賭第一個月她就要……你最好退出這整個的遊戲……用一隻槍！

（他困難地吞咽，像是壓抑哭泣！於是野蠻地。）

◇停止哀怨吧！……走向前去喚醒她……說你願意給她離婚，讓她可以嫁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可以給她她所應當有的！

（忽然恐怖。）

◇如果她答應呢……我受不了！……沒有她我會死的！……

（忽然帶着憂鬱的一向少見的力量。）

◇好吧……好的解脫……那我就有用槍把自己打死的勇氣了，很好！那她就可以自由了……就這樣吧！……問問她！……

（但是當他呼喚的時候，聲音又開始戰慄。）

妮娜！

妮娜

（睜開眼睛，平靜地注視着，淡淡地望着他。）

什麼呀？

艾 瓏

（立刻恐懼，被打擊——想。）

◇我不能……她看我的那種樣子！……她會答應的！

（囁嚅地。）

我不願意喚醒你，但是——現在差不多是愛蒙該來的時候了，不是嗎？

妮娜

（平靜地。）

我並沒有睡熟哩。

第五幕

（想，似乎她覺得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感覺到他的存在是很難的。）

◇這個人是我的丈夫……這事真難記憶……人們會說他是我孩子的父親……

（懷着感情的激變。）

◇那是可羞的！……又正是我當時所需要的！……當時所需要的！……不是現在！

……現在我愛愛蒙！……我不願意失掉他！……瑞必須讓我離婚……我已經犧牲够我的性命了……他給了我些什麼？……連一個家都沒有給我……我甚至要賣掉我父親的家，得到錢使我們能够搬到靠近他混差事的地方……接着他又弄掉了差事！……現在他靠着愛蒙幫助他再找一個！……我的愛！……多麼不知羞慚！……

（於是痛悔她。）

◇哦，我不公道……可憐的珊不知道關於愛蒙的事……要賣那地方的是我……我在那兒寂寞……我要靠近愛蒙……

艾
珊

（苦痛地刺。）

◇她在想些什麼？……也許我不知道倒好！……

（轉身離開她的時候，勉強作出活潑的神氣。）

我希望愛蒙把寫給環球公司經理的那封信帶來，他答應了我的。希望趕快找到一個差

事。

妮娜

（帶着說笑的憐憫。）

哦，我猜愛蒙會帶來這封信的。我叫他不要忘記了。

艾珊

我希望他們立刻就有個位置。我們就可以用錢了。

（俯首。）

我覺得尷尬，你有這麼少的錢還要靠着你。

妮娜

（淡淡地但是威嚴地，像一個女教師對待一個小孩子。）

別提了，別提了！

艾珊

（放了心。）

不過，那可是實話。

（於是走向她——謙卑地討好。）

近來你覺得大好了吧，妮娜？

第五幕

妮娜

(少震——尖刻地。)

怎麼見得？

艾珊

你臉色也很見好。你胖起來了。

(勉強露齒笑了一笑。)

妮娜

(簡慢地。)

請你不要胡鬧！說實話，我一點也不覺得見好。

艾珊

(深為沮喪地想。)

◆最近，一遇見機會她就……就像是我作什麼事情都使她討厭！……

(他漫然走向窗子，無精打采地向外望去。)

我想今天早晨我們可以得到查理的信息，說他到底是來不來。但是我想他爲了他母親死去，依然是哀傷得不能寫信。

妮娜

（淡淡地。）

他也許不寫什麼信就自己跑來了。

（模糊地……詫異地。）

◆查理……親愛的老查理！……我連他也忘記了……

艾珊

我想這是愛蒙的車子來了。不錯。停住了。我出去接他去。

（他舉步向後方的門走去。）

妮娜

（尖聲地，來不及制止這衝動力。）

不要作這傻事！

愛珊

（停住——莫知所措地喘喘。）

什麼——你怎樣啦？

妮娜

（節制她自己——然而不安地。）

不要管我。我是神經過敏。

第五幕

一八九

（自覺有罪地想。）

◇前一分鐘我替他害羞，因為他在我愛人面前惡弄他自己……後一分鐘一些可恨的東西慫恿我驅使他那樣作！

（女僕答應了鈴聲，開了外門。敲鑿鑿自後方人。臉色顯得老些，嘴角眼梢有防禦的苦痛和早已悔恨的神色。當他見到妮娜，這個都消失了，面上只有欲望和快樂。）

戴愛蒙

（匆促地走向她。）

妮娜

（看見艾珊便突然停住。）

妮娜

（忘記了艾珊，立起腳來，像是要擁抱戴愛蒙——帶着愛情。）

愛蒙！

艾珊

（稠熱地感激地。）

哈嘍，愛蒙！

（他伸出手去，戴愛蒙機械地握着。）

蘇愛蒙

（竭力戰勝他自覺自罪的不安。）

哈嘍！艾珊。還沒有看見你咧。

（匆忙地探他大衣的口袋。）

趁着我還沒有忘記，這是那封信。昨天我和艾普白在電話上談過了。他知道一定有個位置——

（不由地帶着降格相從的謙卑。）

可是你得努力工作同他好好地幹啊。

艾珊

（慚愧地赧顏——勉強作出自信的聲調。）

我打賭一定！

（於是感激地謙卑地。）

愛蒙，我真說不出來我有多麼感激你！

戴愛蒙

（粗率地，要遮掩他的不安。）

哦，別說了！我很願意給你幫忙的。

第五幕

妮娜

(輕蔑地幾乎是惡意地在腳踏艾珊——用簡賤的語氣讓他走。)

你最好去刮臉去吧，你還沒有吧，如果你要進城去？

艾珊

(狠狠地，把一隻手遮住臉——就強作出活潑的，有目的的神氣。)

可不是。我忘記我沒有刮臉了。對不起。

(還向戴愛蒙說的。艾珊匆匆由後方下。)

戴愛蒙

(當艾珊剛走到看不見的地方——埋怨地轉向妮娜。)

你怎麼能够洋他那樣子？使得覺得——像一隻豬！

妮娜

(狠狠地罵頰——抗議地。)

怎麼樣子？

(於是答非所問地。)

他最近時常忘了刮臉。

戴愛蒙

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妮娜！

（轉身離開她——苦痛地想。）

◇我變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說謊者！……他還絕對地相信我！

妮娜

（驚惶地想。）

◇爲什麼她不來擁抱我？……哦，我覺得他現在不愛我了！……他這麼冷酷！

（竭力回到現實。）

對不起，愛蒙，我並不是要辱罵，只是願意我發脾氣。

戴愛蒙

（苦痛地想。）

◇有時候我幾乎恨她！……如果不是爲了她，我會保持心裏的平靜的……最近什麼事情也不如意，媽的！……但是感覺到慚愧也真太傻了……只要艾珊不信任我就好啦

……

（於是耐煩地。）

◇胡說！……動情感的胡說！……目的對了，方法並沒有關係！……這對艾珊有好結果的，我敢起誓！……爲什麼她不告訴他她懷孕了呢？……她等待什麼呢？……

妮娜

(熱情地想，望着他。)

◇哦，我的愛人，你爲什麼不吻我？……

(祈求地。)

愛蒙！不要和我暴跳吧！

戴愛蒙

(奮力約束他自己——冷冷地。)

我並沒有暴跳呀，妮娜。只是你必須承認這些三角的糾纏是，至少是太難堪了。

(憤恨地。)

我再也不到這兒來了！

妮娜

(擁衛而呼。)

愛蒙！

戴愛蒙

(起先很得意地無。)

◇她愛我……她已經忘記高敦了！……我快樂！……我愛她嗎？……不！……我不

會！……我不能夠！……想想會使艾珊怎樣，……對我的事業！……需要客觀地應付！……你這豚鼠！……我是她的大夫……也是艾珊的……我為他們開藥方子，生了小孩……也不過就是這樣罷了！……

妮娜

（希望與害怕交戰。）

◇他在想什麼？……他在和他的愛情作戰……哦，我的愛人！

（重又懷着渴望。）

愛蒙！

戴愛蒙

（擺出他最拿手的職業的神氣，走近她。）

你今天覺得怎樣？你看來像是一點熱病。

（他牽她的手，像是要珍她的脈。）

（她用手握住他。她抬頭望着他的臉。他的臉依然不看她。）

妮娜

（向着他舒鬆身子——懷着強烈的渴望——想。）

我愛你！……抱住我呀！……這世界上除去你之外我還關心什麼……讓珊死吧……

戴愛蒙

(內心衝突——想。)

◇ 耶蘇！……摸她的皮膚！……她的裸體！……那些下午讓她擁抱着！快樂！……別的我還關心什麼！……讓艾莉滾他媽的！……

妮娜

(熱情地脫口而出。)

愛蒙！我愛你！我不能再瞞着了！我不願意！我愛你，愛蒙！

戴愛蒙

(忽然擁抱住她，狂暴地吻她。)

妮娜！美麗啊！

妮娜

(勝利地——在接吻的空閒。)

你不是愛我嗎？說你愛，愛蒙！

戴愛蒙

(熱情地。)

愛！愛！

妮娜

(勝利而呼。)

感謝上帝！你到底告訴我了！你自己承認了！哦，愛蒙，你使我這麼快樂！

(前門鈴響。故愛蒙聽見，就像是受了電擊。他離開了她。她本能地也立了起來，走向右方的沙發。)

戴愛蒙

(愚笨地。)

有人——叫門。

(他在桌子左方的椅子上坐下。)

(極端苦痛地想。)

◇我剛才說我愛她！……她勝了！……她利用了我的情欲！……但是我不愛她！……

我不會的！……她不能佔有我的生命！

(兇暴地——幾乎是向她嚷。)

我不愛，妮娜！我告訴你我不！

妮娜

(女僕方走到前門。)

嘶！

第五幕

(於是勝利地低語。)

你愛，愛紫！你愛！

戴愛紫

(帶着頑固的愚笨。)

我不！

(前門開了。馬查理由後方入，無精神地慢慢走着，像是神志昏迷。他穿着一身軍裝。臉色灰白，肌肉鬆弛，因寂寞憂傷而憔悴。他的眼睛看着肢亂，像是驟然間不能明瞭他遇見了什麼事情。他起初似乎不知道戴紫在那裏。他肩膀下垂，整個的身子無精打采。)

妮娜

(想——帶着奇異的迷惘的痛苦。)

◇悲哀……在快樂的中間……悲哀來了……又是……死……我的父親……來在我和快樂的中間！

(於是安定她自己，冷嘲地。)

◇你這個懂法的傻子！……這只是查理！……

(於是因憤恨而大怒。)

◇老傻子！……他不預先告訴一聲就進來打擾我們，是什麼意思？……

馬查理

(嘴脣勉強作出可憐的微笑。)

哈嘍 妮娜！我知道我是個不速之客

但是

我心裏非常地恐怖不安，自從母

親

(他言語吞吐，臉抽搐成一個悲哀的醜鬼臉，眼睛溼潤。)

妮娜

(立刻同情，立起身來，受情感支配地走向他。)

提不到什麼打攪呀，查理。我們正在盼望着你呢。

(她走向他，胳膊搭在他的肩。他放鬆哭泣，把頭靠在她的肩膀上。)

馬查理

(斷裂地。)

你不知道，妮娜 多麼可怕！真是可怕！——

妮娜

(領着他走到中間的椅子，安慰地。)

我知道你，查理。

(懷著絕望的不安地熱。)

◇哦，天啊，我能够說什麼？……他母親恨我……我並不高興她死……但是也不感覺難過……

（稍形輕蔑地）

◇可憐的查理，……他是那麼小孩子般離不開她的……

（於是和善而自謙地，安慰他。）

可憐的老查理！

馬查理

（妮娜的話語和聲調激起了他的驕傲。他抬起頭來，半推開她——憤恨地，想。）

◇可憐的老查理！……媽的，我在她看來是什麼人呀？……她的一隻失去了母親的老狗嗎？……母親恨她……不，可憐的親愛的母親是這麼甜蜜，她從來沒有恨過任何人……她只是不以她爲然……

（冷冷地。）

我很好，妮娜。現在大好了，謝謝你。我當着大夥兒發瘋，真是對不起。

戴愛蒙

（從椅子上立了起來——放下了心——想。）

爲了馬查理來謝謝上帝……我又覺得神智清明了……

（走向馬查理——誠懇地。）

你好嗎，馬查理？

（於是說了些照例安慰的話，輕輕拍着馬查理的肩膀。）

我很替你難過，馬查理。

馬查理

（少震，驚愕地抬起頭來望着他。）

戴愛蒙！

（即刻現出敵意。）

我絲毫找不出什麼可以難過的事情來！

（見到他們都驚訝地望着他，他明白剛才他說了些什麼——囁嚅地。）

我是說——難過——不是恰當的字眼兒——十成有九成不是——對嗎？

妮娜

（損心地。）

坐下吧，查理。看樣子你疲倦得很。

（他機械地深入中間的椅子裏。妮娜和戴愛蒙回到他們自己的椅子。妮娜的眼光經過他射在

戴愛蒙面上——勝利地——想。）

◇你着實愛我的，愛蒙！……

戴愛蒙

（扭——回答她的眼光——做慢地。）

◇我不愛你！……

馬查理

（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猜疑地想——病態地激動着。）

◇戴愛蒙！……和妮娜！這房間裏有一些東西！……一些讓人厭惡的東西！……像一隻殘忍的，多毛的手，陰寒而又鮮紅，扼住我的咽喉！……人類生活的惡臭！……沉重而且濃厚！……外面是四月天……細嫩的樹上有了綠的蓓蕾……春天的憂愁……我的損失與大自然諧和……她的生之煩惱安慰我的死之煩惱……這房間裏有些東西屬於人性而不自然！……愛情和嫉恨和熱情和佔有！……發惡陣絲毫不顧我的損失！……嘲笑我的孤寂……在任何房間裏對我不再有任何愛情了！……這房間裏有淫欲！……淫欲帶着可詭異的挪揄，嘲弄我敏感的慄怯！……我的清白！……清白？……哈！是的，如果你說的是好色方面的清白！……淫欲爲了一元錢用絡繹的，秋水般的義大利眼睛向我吊膀子！……

（在恐怖裏。）

◆什麼念頭！……你是一個多麼卑賤的東西！……你的母親死了才兩個星期！……我恨編娜！……恨那個戴愛蒙在這房間裏！……我覺到了他們的情欲！……艾珊在什麼地方？……我要告訴他！……不，他不會相信的……他是這樣相信人的兒子……我一定要用別的方法懲罰她！……

（悔恨地。）

◆什麼？……懲罰編娜？……我的小姐娜？……爲什麼，我是要她快樂的！……甚至於和戴愛蒙？……都弄得這麼混亂！……我必須停止思想了！……我必須說出來！……忘記！……說些什麼！……忘記所有的東西！……

（忽然絮絮不斷地說了一大篇。）

母親會問起你來，編娜——她死的前三天。她說「現在黎編娜在那兒，查理？她什麼時候和高敦結婚呀？」她的神志已經不清了，可憐的人！你還記得她是多麼歡喜高敦呢！那些足球比賽當他上場的時候，她總是愛用心地看。她總是以爲他是那麼漂亮，文雅。她總是喜歡一個強壯健康的身子，她對於她自己的身子非常小心，一天走好幾里地，就是到了六十歲以後，在夏天她還是喜歡洗澡和划船，生來沒有長過一天病倒——

（轉到戴愛蒙——冷冷地。）

你當初說對了，戴愛蒙大夫。那是瘟腫。

（於是忿怒地。）

但是你介紹的那位大夫，和他請來的另一位，對於她的病是束手無策——絕對地沒有辦法！我還不如由所羅門羣島請一些巫醫來呢！他們至不濟還可以唱歌跳舞，在她最後的一剎那給她些娛樂，但是你的專家簡直是廢物！

（忽然帶着侮辱的，醜惡的蔑視，揚起了他的聲音。）

我想你們當大夫的不學無術，都是一羣說說的虛偽的混蛋！

妮娜

（尖厲地。）

查理！

馬查理

（滑跪過來——帶着苦痛的呻吟——緩頰地。）

不要見怪。我不是我自己了，妮娜。我太痛苦了！

（他像是要哭泣——突然跳了一下，狂野地。）

就是這間屋子！我忍受不了這房間！它有些令人厭惡的地方！

妮娜

(安慰地。)

我知道它很醜陋，查理。我還沒有得到機會收拾它。我們一向太窮了。

馬查理

(莫知所措地。)

哦，沒有什麼。我也是够醜陋的！艾珊在那兒呢？

妮娜

(急切地。)

就在樓上，上去吧。他一定喜歡見到你。

馬查理

(含糊地。)

很好。

(他走到門口，悲哀地停住。)

但是從那次我到他家去的情形看來，他並不很愛他母親。我想他不會明瞭的，妮娜。他從來不給她寫信，是嗎？

妮娜

(不安地。)

不，我不知道。

馬查理

她像很寂寞。有一天她會引為恨事的，等到她——

（他吞咽了一下。）

是的

（下。）

繆娜

（忽然停頓——想。）

◇ 珊的母親！……「使我的孩子，珊，快樂！」我答允了……哦，查理為什麼要記着她呢？

（於於堅決地。）

◇ 現在我不能做記起她了！……我不願意！……我必須要快樂！……

戴愛蓮

（不安地勉強與蕭麗談。）

可憐馬查理完全失去常態了，不是嗎？……

（略停。）

我母親死去的時候，我還是在學校裏。我當時已經有些時候沒有看見她了，所以她的死對我一向是不真切的；但是在馬查理的情形——

妮娜

（帶着容忍的獨有的樣子。）

不要介意查理。愛蒙。我願及查理作什麼？我愛你！你也愛我！

戴愛蒙

（頓感地，勉強作出不悅的譴責。）

但是我不愛！你也不愛！你只是隨意作那羅曼蒂克的幻想罷了——

（不由自主地表示出他的嫉恨來。）

——像從前有一次你和高教一樣！

妮娜

（想。）

◇他嫉妒高教！……那是多麼有趣啊！……

（帶着挑撥人的平淨。）

我愛高教。

戴愛蒙

第五幕

1104

(不安地忽略她的話，像是不願意聽。)

羅曼蒂克的幻想！它戕害的性命比所有的病症還要多！其它的病症，我應當說！那也是瘋狂之一種表現！

(他用力地立起來，開始在室內踱着。)

(不安地想。)

◇絕對不要看她才好……找一個藉口就走……這一回永遠不再來了！……

(避免看她，試着要正正經經地講一番道理——冷冷地。)

你現在所行的事太變了，妮娜。而且太不公道了。我們當初所約定的，就像是建築一所房屋所立的合同一樣，與愛情絲毫沒有關係。實在，你知道當初我們約定，要緊的是不許發生愛情。事實上也沒有發生，不管你怎麼說。

(略停。他來回踱着。她注視着他。)

(想。)

◇她必須顧到現實！……我必須和她拆散！……現在已經壞透了！……要是再繼續下去！……不定把我們大夥兒的生命糟蹋成怎樣！……

妮娜

(溫柔地想。)

◇讓他的驕傲把所有的責備都放在我身上吧！……我會欣然地接受的！……

戴愛蒙

（不安地。）

自然，我知道也怪我自己。我沒有作到像我所想像的那樣超然物外。毛病是有一種危險的肉體上的誘惑。自從我初次遇見你，我一直對你發生了肉體上的欲望。現在我承認了。

妮娜

（溫柔地微笑——想。）

◇哦，他承認那個了嗎？……可憐的可人兒！……

（誘惑地。）

而且你現在仍然對我有欲望，不是嗎，愛蒙？

戴愛蒙

（背朝着她——粗野地。）

不！這一切已經完結了！

（妮娜柔和出聲地笑，表示佔有的樣子。他旋轉過來望着她——發怒地。）

聽我說！你就要得到你所需要的那個孩子了，不是嗎？

第五幕

1109

妮娜

(離和解地。)

我的孩子需要他的父親哩！

戴愛蒙

(又向她走進一些——拚命地。)

但是你瘋了！你忘記艾珊了！這也許是很蠢的，但是我良心覺得有愧，我開始在想我們所要幫助的人，已經恰恰被我們傷害了！

妮娜

你以前也是要幫助我的呀，愛蒙！

戴愛蒙

(囁嚅地。)

是的——不錯——讓我們說那一樁當時作得不錯。但是現在必須停止了！不能夠繼續下去。

妮娜

(離和解地。)

現在只有你的愛情能够使我快樂！艾珊必須和我離婚，我好能够嫁你。

彼愛密

(發狂地想。)

◆當心！……說出來了！……結婚！……佔有我！……毀壞我的事業！……

(冷嘲他。)

結婚？你以為我是一個傻子嗎？趁早不要那樣兒想，我是誰也不娶——無論怎樣！

(當她繼續懷著不可動的決心望着他——懇求地。)

千萬放明白一些吧，你們彼此絕對不是好的配偶！我不贊美你的品格！我不尊敬你！關於你的過去我知道的太多了！

(於此憤怒地。)

那麼艾福又說他怎麼呢？和他離婚？你把他的母親告訴你的那番話都忘了啊？你難道是說誠心要……？你還希望我……？你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

妮娜

(不為所動地。)

你是我的情人！別的一概不管。是的，我記得她的母親說過的話。她說，「快樂是良知最穩的捷徑。」所以我正在尋求快樂！直到現在我已經失去了生命中所有的東西，因為我沒有勇氣去取得它——而且我把周圍的人都傷害了。費力替別人着想是沒有用

的。一個人不能顧及別人，那是不可能的。

(緩緩地慈愛地。)

但是這一次我要為我自己的快樂着想了。那就是說你還有我們的孩子！那就是够一個人顧及的了，親愛的，不是嗎？

(她伸出手去握他的手。略停。她用另外一隻手，緩緩地把他扭轉過來，使他不得不望着她的眼睛。)

戴愛蒙

(受了迷惑地想。)

我在她的眼前裏看見了我的快樂……接觸她那柔軟的皮膚！……那些黃昏！……天啊我當初是快樂的！

(聲音奇怪而昏迷——像是被較他意志力強烈的神靈驅迫出來的。)

是的，妮娜。

妮娜

(聲音堅決。)

我把我的生命給珊已經給够了！然而並沒有使他快樂，絲毫也不！所以那有什麼好處呢？而且我們怎麼能够確實存在地知道，他以為我們的孩子就是他的。會對於他有好

處？我們不能！那只是瞎猜罷了。唯一確切的事就是我們彼此相愛。

戴愛蒙

（昏迷地。）

是的。

（甬道中傳來響聲，艾珊由後方入。他看見他們二人手在一起，但是誤會了他們的意思。）

艾珊

（慙慙地，勉強作出自信的神氣。）

喂，大夫，病人怎樣了？我以為她很見好，你以為怎麼樣？——雖然她不願意承認。

戴愛蒙

（剛剛聽見艾珊的聲音，立刻把手從妮娜手裏縮了回來，像那是一塊灼熱的炭——轉開艾珊的眼睛，急跳地自覺地離開了她。）

是的，很見好。

艾珊

好！

（他輕輕拍着妮娜的背。她縮回去。他的自信心那間就消失了。）

（悲戚地想。）

◇她爲什麼縮回去呢……我只挨了她一下？

妮娜

(實際地。)

我得去看看午飯作得怎麼樣了。你自然留在這兒的吧，愛蒙？

戴愛蒙

(內心在交戰——戰慄地。)

不，我想我最好——

(拼命地想。)

◇非走不可！……不能走！……非走不可！

艾

珊

哦，不要走啊，老戴！

妮娜

(想。)

◇他必得留在這兒……喫過午飯我們就告訴珊……

(確定地。)

他留在這兒。

(有意義地。)

吃過午飯我們還要和你暢快地談一談哩，瑞——是吧，愛蒙？

(愛蒙不應。她自右方下。)

艾
珊

(含糊地共話談。)

我打發查理睡下了。他太難過了，可憐的傢伙！

(於是試着面向愛蒙，愛蒙依然不看他。)

妮娜說你要和我暢快地談一談，是什麼意思呢？是一樁秘密嗎，愛蒙？

戴
愛
蒙

(節制着一種趨向歇斯底里的大笑的衝動力。)

一樁秘密？是的，我敢打賭這是一樁秘密！

(他個身在空方的椅子裏，臉依然不自覺地。)

(他的思想痛苦而絕望，像是一個窮路的亡命徒。)

◆這真可怕！……瑞以為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傢伙……我却對他作這樣的事！……像
是他沒有受够！……生來就不幸！……我結果了他！……一個大夫！……上帝懲罰這
種行為！……我看出他結局怎樣了！……永遠不能想我自己！……永遠不忘記！……

折騰我！……毀壞我的事業！……

（更加拚命地。）

◇必須挽救濟事！……趁着還來得及！……她說……午飯以後，談話……她是說，告訴他……那就是要殺死他……以後她來嫁我！……

（開始發怒。）

◇老天在上，我絕對不這樣作！……她會發覺的！……微笑着！……把我弄到任所欲為的地步！……以後對我和對他一般殘忍！……愛我？……說謊者！……仍然愛高敏！……她的身體是一個陷阱！……我被捕獲在裏面了！……她摸我的手，她的眼睛看到我的眼睛裏面，我就失去我的意志了！……

（勃然大怒。）

◇她不能夠那樣憑弄我！……我得到別的地方去！……到歐洲去！……研究！……在工作裏忘掉她！……一直到船開離着不露面，使她見不到我！……

（於是此時心情奇怪地傲然自得。）

◇現在就走！……不！……必須用厲攝住她的激動！……老天，可有了！……告訴他小孩的事！……那就可以止住她了！……當她知道我已經告訴他那個，她就明白是沒有希望了！……她就會跟隨着他了！……可憐的妮娜！……我真對不住！……她！

愛我！……離鬼！……她會忘記的！……她會生下小孩子！……她會快樂的！……她也會快樂的……！

（他忽然轉向一直在惶惑地注視着他的艾瑪——悄悄地。）

聽我說，瑪。我不能留在這兒吃午飯了。我沒有時間，我有許許多的事情要作。三天以內我就要坐船到歐洲去。

艾瑪

（驚訝。）

你要坐船走？

愛愛

（稱其急迫地。）

是的——到那裏研究一年的光景，我無論誰都還沒有告訴。我今天就是來辭行的。你再也找不到我了。我要離開城去拜訪朋友。

（於是神采煥發地。）

如今該說你的秘密了！那應該叫你很快樂的，艾瑪。我知道你多麼願望它，所以我就要告訴你，雖然妮娜會大大生我的氣的。她現在瞞着你，預備等到她自己合適的時間，使你吃驚。

第五幕

二一七

(更加神采煥發地。)

——但是我很自私了，在臨走以前要看見你快樂！

艾珊

(不敢相信他所希望的——噁噁)

什麼——什麼事呢，愛蒙？

戴愛蒙

(拍他的背——帶着奇異的愉快。)

你要作父親了，老漢，這就是那個祕密！

(於是當艾珊在幸福滿足中，默然地注視着他的時候，他喋喋不休地講下去。)

現在我必須快走了。大約一年以後再和你見面吧。我已經向妮娜告辭過了。再見，艾珊。

(他緊緊握攏他的手。)

祝你好運，開始努力工作吧！你才能是有的！希望當我回來的時候，能聽見你在寺裏廟上，告訴妮娜說，我希望見到你們二位，在你們的孩子裏得到快樂。你們二位，告訴她，在你們的孩子裏得到快樂！把這個告訴她，艾珊！

(他轉身走向門口。)

(隨走隨想。)

◇這就行了！……很光明地……我自由了！……

(他走出去——穿過前門——片刻，聽見他的摩托卡開動——聽不見了。)

艾 珊

(與先前一樣的快樂昏迷狀態中，默默地從後注視着他。)

謝謝你——愛蒙

(不相運實地想。)

◇爲什麼我以前要自尋煩惱呢？……原來她愛我……她一直在愛我……我真是一個傻子……

(他忽然跪了下去。)

◇哦，上帝，我感謝你！

(妮娜從廚房進來。當她看見他跪着的時候，她因驚訝而停住。他跳了起來，帶着相信的快樂擁抱住她，吻她。)

哦，妮娜，我這麼愛你！如今我也知道你愛我了！我永遠不會再害怕什麼東西了！

妮娜

(迷亂而且被恐怖所打擊，無力地試着要推開他——熱。)

第五幕

一一九

◇他難道……他難道瘋了嗎？

(軟弱地。)

艾珊，你中了什麼邪，艾珊？

艾珊

(溫柔地。)

愛蒙告訴我——這個秘密——我是這麼快樂，親愛的……

(他又吻她。)

妮娜

(囁嚅地。)

愛蒙告訴你——什麼？

艾珊

(溫柔地。)

告訴我我們快有一個小孩子了，親愛的。你千萬可不要怪他。爲什麼你要對我保守秘密呢？你知道那會使我多麼快樂嗎，妮娜？

妮娜

他告訴你我們——我們——你，作父親的——？

（忽然脫離開他——狂野地。）

愛蒙！愛蒙在那裏？

艾珊

他走了剛一會兒。

妮娜

（愚弄地。）

走了？叫回他來。午飯開好了。

艾珊

他已經走了。他不能耽擱。他有許多事情要作，預備坐船走。

妮娜

坐船走？

艾珊

難道他不曾告訴你他要坐船到歐洲去嗎？他要去一年的光景去研究。

妮娜

一年的光景！

（狂野地。）

第五幕

我得給他打電話，不，我立刻就進城去見他去！

（她遲疑地向門口走了一步。）

（極度苦痛地想。）

◇走！……走去找他！……找他！……我的愛人！……

艾
珊

我恐怕他不會在那兒的。他說我們不能夠找到他，說他離開城去拜訪朋友，直到上船走。

（央求地。）

你有什麼要緊的事情要去見他，妮娜？或者我可以找到他的地方——

妮娜

（嘔噁而且身體搖蕩。）

沒有。

（她抑制着敏斯底用的大笑。）

沒有，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什麼事都不要緊——哈——！

（她抑制着又一次的笑——於是漸漸要暈倒，軟弱地。）

珊！扶着我——

艾瑪

（飛跑向她，把她塞在右方的沙發上。）

可憐的親親！躺下休息休息吧。

（她保持坐著的姿勢，空虛地向前面注視着。他挨弄着她的手腕。）

可憐的親親！

（歎欣地想。）

◇她的生理狀態……這種軟弱由她那生理狀態而來的！……

妮娜

（極端苦痛地想。）

◇愛蒙不愛我！……他去了！……永遠去了！……像高敦一樣！……不，不像高敦！

……像一個偷兒，一個懦怯的人！……一個說謊者！……哦，我恨他！……哦，天母，

請你讓我恨他吧！……他一定是有計劃的！……當他說他愛我的時候，一定就想好今

天的事了！……

（癡狂地想。）

◇我不能忍受這個！……他以為他已經把我永遠騙賣給瑪了！……還有他的小孩！

……他不能！……我要告訴瑪他是存說謊！……我要叫瑪恨他！……我要使瑪殺死

他！……如果他殺死了他，我要答允愛珊！

（忽然轉問艾珊——野蠻地。）

他向你撒謊！

艾珊

（鬆開她的手腕——喪膽——囁嚅地。）

你是說——愛珊撒謊說——？

妮娜

（聲調如前。）

愛珊向你撒謊！

艾珊

（囁嚅。）

你並不是要——有一個孩子吧——

妮娜

（野蠻地。）

哦，是的！哦，是的，我是懷孕了！沒有什麼能使我不懷孕！但是你是——你是
我的意思是，你……

（極端苦痛地想。）

◇我不能向他說那個！……沒有愛蒙幫助我，我不能告訴他！……我不能够！……看他的臉龐！……哦，可憐的珊！……可憐的小孩子！……可憐的小孩子，

（她揪住他的頭，緊緊按到她的胸上，開始哭泣。）

（哭泣着。）

我是說，我大不打算把這事告訴你的，珊。

艾珊

（立刻又興高采烈起來——溫柔地。）

爲什麼？你不想要我快樂嗎，妮娜？

妮娜

是的——是的，我想，珊。

（奇怪地起。）

◇小孩子！……小孩子！……人生下小孩子來！……人不是要把他們逼瘋，殺死他們的！……

艾珊

（想。）

◇她以前從來沒有叫過我瑪……有一個人常常這樣叫……哦，是的，母親……

（溫柔地孩子氣地。）

從今以後我就要使你快樂了，妮娜。我告訴你，愛蒙告訴我的一刹那，我就像是受了什麼啓示！我說不出來，可是——我現在要好好幹了，妮娜！我知道我從前也說過這話，但是我當時不過只是說大話。我只是設法叫自己這樣想罷了。但是現在我這樣說，是知道我作得到！

（柔和地。）

這是因為我們快要有一個小孩子了呀，妮娜。我知道要是不這樣，你永遠不會實實在在地愛我。那就是你進來的時候，我在跪着作些什麼，我正在感謝上帝——爲了我們的小孩子！

妮娜

（戰慄地。）

嗚！可憐的孩子！

艾瑪

愛蒙說他回來的時候，希望見到我們快樂——在我們的孩子裏。他說告訴你這個。現在你就要樂了，不是嗎，妮娜？

安娜

(衰弱她筋疲力竭地。)

我要竭力使你快樂，珊。

(他吻她，把他的頭藏在她的胸間。她從他頭上向凝視着。她像是年紀變得大了些。)

(想，就像是她在重覆生命中內在生活的一些話語。)

◇不是愛慕的孩子！……不是珊的孩子！……我的！……看！……又！……我感覺到我的孩子活着……在我的生命裏動着……我的生命在我的孩子裏動着……在我夢着的潮裏呼吸，把我的夢再呼吸回這潮裏去……上帝是一個母親！……

(忽然極端痛苦。)

◇哦，那些黃昏……那些親愛美妙的黃昏和你在一起愛着，我的愛人！……你是失去了……永遠離開我了！……

(幕)